

笑泯恩仇、蓋棺論定—— 蘇軾北歸詩文及相關史事考論（一）

劉昭明*

〔摘要〕

所謂「北歸詩文」，指蘇軾由海南島遇赦北歸、病亡常州期間所寫的詩文，在這十八個月裡，蘇軾翻山過海，間關跋涉，從地角天涯的北歸中原，寫下了許多不朽的詩文，留下人生最後旅途的紀錄，從中我們可以窺見蘇軾人生末期的交遊、行蹤、情感與思想，是蘇軾輝煌一生的總結，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可惜的是，這個具有特殊意義的研究課題，至今未有學者深入探索。本人不揣淺陋，擬將蘇軾北歸詩文分成幾個不同的主題詳加分析，兼論相關人物、詩文及史事，期使蘇軾人生盡頭的生活、性行與文藝能大白於世，或許對蘇學的研究能有一些貢獻。「笑泯恩仇、蓋棺論定——蘇軾北歸詩文及相關史事考論」，是本人一系列研究的首篇。

關鍵詞：北歸、海南島、嶺南、蘇軾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緒論

元符三年（1100）正月十二日，宋哲宗駕崩，端王即位，即宋徽宗。十三日，大赦天下。二月，蘇軾以瓊州別駕，徙廉州安置，從海南島開始北歸之旅。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蘇軾病亡於常州。在這十八個月裡，蘇軾翻山過海，間關跋涉，從地角天涯北歸中原，寫下了許多不朽的詩文，留下人生最後旅途的紀錄，從中我們可以窺見蘇軾人生末期的交遊、行蹤、情感與思想，是蘇軾輝煌一生的總結，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就蘇學的研究來說，蘇軾北歸詩文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學術課題；可惜的是，這個具有特殊意義的研究課題，至今未有學者深入探索。本人不揣淺陋，擬將蘇軾北歸詩文分成幾個不同的主題詳加分析，兼論相關人物、詩文及史事，期使蘇軾人生盡頭的生活、性行、文藝能大白於世，或許對蘇學的研究能有一些貢獻。

「笑泯恩仇、蓋棺論定」，是蘇軾北歸詩文及相關人物、史事析論的首篇。蘇軾一生的交遊，目前可考知的，約有一千三百多人。¹其中，蘇軾與章惇的交遊最特別，最引人注意，對蘇軾的影響也最深遠。蘇軾與章惇的政治立場完全相反。章惇是王安石刻意栽培的人才，是新黨中最忠於王氏的大將，宋·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載：

王荊公既行新法，凡有德行老成之人，皆指為流俗下才，專呂惠卿、曾布及惇三人。布為翰林學士、三司使，與荊公論市易不合，出之。惠卿為參知政事，荊公罷相，發荊公「無使上知」私書。荊公復相，絕之。惟惇不肯背荊公，為三司使、參知政事、門下侍郎以至拜相。²

章惇一生敬重、追隨王安石，蘇軾則不然，曾與王安石有激烈的衝突。與章惇相

1 近人孔凡禮為編《蘇軾年譜》，曾詳盡地編了一份〈蘇軾交游錄〉，共收入一千三百多人。參見孔凡禮撰，《孔凡禮古典文學論集·寫在《蘇軾年譜》出版之際》（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年1月，1版1刷），頁548。

2 見宋·徐自明撰，王瑞來校補，《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2月，1版1刷），冊2，頁676。

較，蘇軾的政治立場比較保守，師事歐陽脩，被歸類於舊黨。其次，蘇軾與章惇的個性截然不同。章惇的個性兇悍，與人相處，不留情面，宋·佚名《道山清話》載：

章子厚為侍從。時遇其生朝會客，其門人林特者，亦鄉人也，以詩為壽。子厚晚於座上取詩以示客，且指其頌德處云：「只是海行言語，道人須道著乃為工。」門人者頗不平之，忽曰：「昔人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別人為之。既而又以不似，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後是甚模樣？』」滿坐哄然。³

章惇門人寫詩向其拜壽，對其歌功頌德，章惇不感謝、誇獎門人，反而在大庭廣眾之下嘲笑他寫得空泛、不貼切，絲毫不留情面！章惇個性的缺失，由此可見一斑。結果，門人忍不住羞辱，也反唇相譏，傳為笑談。宋人屢稱章惇「喜罵士人」，⁴不尊重屬下，輕慢士大夫，⁵宋·邵伯溫曾以「暴」字評論章惇，可說是很貼切。⁶與章惇相反，蘇軾生性溫和，真誠待人，不論老少貴賤，都能與他和樂相處，結為好友，〈書東臯子傳後〉自稱：「閒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

3 宋·佚名撰，孔一校點，《道山清話》，見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1刷），冊3，頁2936。

4 宋·佚名撰，孔一校點，《道山清話》，見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1刷），冊3，頁2936。

5 宋·朱彥撰，李偉國校點，《萍洲可談》載：「章惇性豪恣，忽略士大夫。紹聖間作相，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謁惇，惇道衣見之。蔡上言狀，乃立宰相見從官法。」見《宋元筆記小說大觀》，冊2，頁2295。在宋朝，翰林學士的地位極崇高，普遍受到文武百官的敬重，沒想到章惇居然穿道衣接見翰林學士蔡京。蔡京覺得章惇太失禮，自己未受應有的敬重，因此上書論奏。章惇對士大夫之輕慢無禮，由此可見一斑。宋·莊綽撰，李保民校點，《雞肋篇》亦載：「章子厚為相，斬侮朝士。嘗差一從官使高麗，其人陳情，力辭再三，不允，遂往都堂懇之。章云：『以公所陳不誠，故未相允。』其人云：『某之所陳，莫非實情。』章笑云：『公何不道自揣臣心，誠難過海。』」見《宋元筆記小說大觀》，冊4，頁4043-4044。章惇一語點破從官膽小不敢渡海出使高麗的實情，雖洞悉人性，卻當面給人難堪，不厚道。

6 參見宋·邵伯溫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1版2刷），頁119。

⁷宋·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云：「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⁸宋·王闢之《澗水燕談錄》載：

子瞻雖才行高世而遇人溫厚，有片善可取者，輒與之傾盡城府，論辨唱酬，間以談謔，是以尤為士大夫所愛。⁹

宋·高文虎《蓼花洲閒錄》引《滄浪野錄》亦載：

蘇子瞻汎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子由晦默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¹⁰

由此看來，蘇軾與章惇的政治立場相異，個性也迥然不同。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蘇軾與章惇照理是不應該成為好朋友。奇怪的是，蘇軾與章惇自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秋天訂交於長安之後，詩文酬唱，情誼篤厚，兩人甚至約定要同隱溪山，扁舟往來。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蘇軾因烏臺詩案，銀鑕入獄，九死一生，章惇不惜得罪宰相王珪，得罪新黨同志，大力救助蘇軾。其後，蘇軾貶黃州，章惇官拜參知政事，不但去信勸慰，還幫蘇軾處理一些事務。宋神宗去世後，司馬光執政，飽受章惇人身攻擊，不堪其擾，只好請蘇軾出面勸說章惇，日子才好過一點。所以說，章惇與蘇軾不但是惺惺相惜的好朋友，章惇更是蘇軾的救命恩人，蘇軾曾虧欠章惇許多人情。可是，到了元祐更化以後，兩人卻因故交惡，不再往來，多年情誼毀於一旦。通觀蘇軾與章惇的交遊，情義、仇恨糾纏不清，本文是兩人一生恩怨情仇的總結。從中，我們可以考察相關政局的變化，蘇軾遇赦北歸

7 〈書東皋子傳後〉，見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4月，1版2刷），冊5，頁2049。

8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見宋·蘇轍撰，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欒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1版1刷），冊下，頁1420。

9 見宋·王闢之撰，呂友仁點校，《澗水燕談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1版1刷），頁42。

10 見宋·高文虎撰，《蓼花洲閒錄》（長沙：商務印書館，1936年12月，1版），頁11。

的心境，蘇軾與章惇處境的變易，蘇軾以德報怨的胸襟，蘇軾與章惇幼子章援的微妙關係，蘇軾洩題給李廌卻遭章援兄弟偷竊的傳說，南宋帝王與後世史家對蘇軾、章惇的褒貶與臧否。

二、蘇軾遇赦北歸

宋哲宗元祐九年（1094）四月十二日，詔改為紹聖元年，正式宣告天下，朝廷即將繼承、恢復宋神宗的新政。¹¹在此之前，蘇軾已被革去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的官銜，依前左朝奉郎，由定州改知英州。¹²十三日，因虞紹論奏蘇軾罪責太輕，蘇軾又被降一官，由左朝奉郎，降為充左承議郎，仍知英州。¹³此時蘇軾連遭貶官，章惇卻回朝拜相，是蘇軾仕宦的低潮，卻是章惇宦途的高峰。二十一日，章惇自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除左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也就是所謂的宰相。一夕之間，章惇由投閒置散的廟公，成為權傾天下的相公。當時，「章子厚拜相，召至國門，從官並出郊迎。」¹⁴這是章惇最風光的一刻，多年的屈辱一掃而空。章惇越得勢，蘇軾的命運就越淒慘。不久，御史來之邵為討好章惇，又彈劾蘇軾在元祐年間，常利用文字譏刺宋神宗，目前的責罰太輕，不能讓輿論心服。於是在六月五日，蘇軾落左承議郎，責授建

11 清·黃宗羲撰，清·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元祐黨案》載：「（紹聖元年甲戌）四月，章惇相，以曾布為翰林學士、張商英為右正言。布請改元，以順天意，明紹述。」（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7月，1版2刷），冊4，頁3175。

12 元·脫脫等撰，《宋史·哲宗本紀·二》載：「（夏四月）壬子，蘇軾坐前掌制命語涉譏訕，落職知英州。」（台北：鼎文書局，1983年11月，3版），冊2，頁340。

13 宋·李燾撰，清·黃以周等輯補，《續資治通鑑長編·附拾補》載：「侍御史虞策言：『蘇軾既坐譏斥之罪，猶得知州，罪罰未當。』詔軾降充左承議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1版1刷），冊5，頁132。

14 宋·曾慥《高齋漫錄》，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6月，1版），頁319。

昌軍司馬，惠州安置。¹⁵《東都事略·章惇傳》載：

哲宗親政，召敗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惇既相，引蔡卞為右丞。惇、卞執政，謀所以釋憾於元祐舊臣者，凡元祐更張弊法，悉皆追復。用林希為中書舍人，張商英等為諫官。惇、卞大肆羅織，竄逐元祐臣僚于嶺海。¹⁶

從此，蘇軾成為一位被流放嶺南蠻荒的罪人。要注意的是，當時還沒有人被貶到海南島，只有蘇軾被貶到廣東惠州，算是被貶得最偏遠、最靠近南海的一個罪人。宋·晁公武〈毘陵蘇軾祠堂記〉云：「公當元祐時，起于謫籍，登金門玉堂，極禮樂文章之選。及章、蔡竄朋黨於嶺表，而公獨先。」¹⁷此際，蘇軾最早被貶，被貶最遠，正足以說明章惇對蘇軾的怨恨之心遠勝過其他人。

紹聖四年（1097）四月十七日，蘇軾在惠州白鶴峰新居接到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的告命，兩天後動身，趨赴貶所。

15 宋·施宿《東坡先生年譜》載：「六月，御史來之邵等復言先生自元祐以來多託文字譏刺先朝，雖已責降，未厭輿論，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是月，先生至當塗，始被惠州之命。」見王水照編，《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1版1刷），頁88-89。宋·施宿《東坡先生年譜》中土久佚，近人自日本影印帶回，對研究蘇軾一生行實極有助益，王水照〈《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前言〉、〈評久佚重見的施宿《東坡先生年譜》〉、〈記蓬左文庫舊鈔本《東坡先生年譜》（外一種）〉對此書有詳細的評介，參見王水照撰，《蘇軾研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1版1刷），頁402。《續資治通鑑長編·附拾補》載：「（哲宗紹聖元年六月甲戌）左承議郎新知英州蘇軾，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冊5，頁138。《宋史·哲宗本紀·二》載：「六月甲戌，來之邵等疏蘇軾詆斥先朝，詔謫惠州。」冊2，頁341。明·王志堅《四六法海》云：「紹聖初，御史論公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為譏刺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未到，再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9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1版），頁430。要注意的是，蘇軾〈書六賦後〉曾云：「予道貶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然《東坡先生年譜》、《續資治通鑑長編·附拾補》、《四六法海》等書皆稱蘇軾「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當以蘇軾文為是。寧遠軍屬江南西路，不在嶺南；而建昌軍屬廣南西路普州，位在嶺南。

16 見宋·王稱撰，《東都事略·章惇傳》（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1年2月，未著版次），冊3，頁1470。

17 宋·費袞撰，金圓校點，《梁谿漫志·毘陵東坡祠堂記》，見《宋元筆記小說大觀》，冊3，頁3381。

早在宋朝，就盛傳蘇軾此次再貶海南島，是作詩惹禍，讓章惇覺得蘇軾在惠州過得太舒服的緣故。在白鶴峰新居落成之前，蘇軾曾寓居在惠州歸善縣嘉祐寺，作〈縱筆〉云：

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
18

清風徐來，鐘聲悠悠，蘇軾閒憩藤床，白髮飛揚，雖然老病纏身，卻安閒自適，這是一幅悠閒祥和的畫圖。有人向嘉祐寺的僧人報告說，蘇先生在春風中正睡得很香甜，嘉祐寺的僧人聽了就輕輕地敲打著清晨五更的鐘聲，以免吵醒了蘇先生的美夢。這雖是蘇軾主觀設想之詞，卻富饒情致，不假雕琢，自然動人。對於「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這兩句詩，蘇軾頗得意，後來在〈白鶴新居上梁文〉再度加以使用：

兒郎偉，拋梁東。喬木參天梵釋宮。盡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
19

宋人稱章惇看到了這兩句詩後，不滿蘇軾在惠州的謫居生活過得太舒適、快樂，故將他再貶海南島，如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廣南東路·惠州》云：

「為報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東坡作此詩，傳至京師，章子厚見之，笑曰：「蘇子瞻尚爾快活耶？」故有昌化之命。²⁰

宋·曾季狸《艇齋詩話》亦云：

18 〈縱筆〉，見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0月，1版2刷），冊7，頁2203。

19 〈白鶴新居上梁文〉，見《蘇軾文集》，冊5，頁1989。

20 見宋·王象之撰，《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12月，1版2刷），冊4，頁3097。

東坡海外〈上梁文口號〉云：「為報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章子厚見之，遂再貶儋耳，以為安穩，故再遷也。²¹

白鶴峰新居在惠州，惠州屬嶺外，不在海外。故文中，「東坡海外」當是「東坡嶺外」之誤。到了明朝，危素《說學齋稿·惠州路東坡書院記》亦云：

白鶴峰新居成，峰在歸善縣北十餘步，下臨大江，遠瞰數百里，蓋惠之勝處也。權臣聞公之安于惠，再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四月，發惠州。²²

清高宗乾隆欽定《唐宋詩醇》引宋·王十朋云：

按此詩，執政聞而怒之，再貶儋耳。²³

清·汪師韓《蘇詩選評箋釋》亦云：

自寫酣適，本無怨刺，乃遭執政之怒，豈以其安於所遇，反不足以愜忌者之心耶？²⁴

前人筆下那位不願意看到蘇軾在惠州過得太愜意的「權臣」、「執政」、「忌者」，就是章惇。其實此次章惇再度貶竄元祐臣僚，受害者不止蘇軾一人，所以前人這種說法並無確據。不過，這種傳說至少有兩層意義。首先，是反映出前人對章惇

21 宋·曾季狸《艇齋詩話》，見清·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9月，1版），冊上，頁310。

22 明·危素《說學齋稿·惠州路東坡書院記》，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2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12月，1版），頁678。

23 見清高宗乾隆欽定，清·汪師韓評，冉冉校點，《唐宋詩醇》（成都：中國三峽出版社，1997年6月，1版1刷），冊下，頁876。

24 見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編，《蘇軾資料彙編·詩評》（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4月，1版1刷），下編，頁1849。

遂非狠復的性行相當不滿；其次，則顯示蘇軾〈縱筆〉詩描繪自己逍遙安適之態極成功，所以才會令章惇嫉恨，或讓前人有所附會。清·紀昀評說：「此詩無所譏諷，竟亦賈禍，蓋失意之人作曠達語，正是極牢騷耳！」²⁵紀昀承襲前人之說，認定蘇軾以此詩惹禍，失之輕率；而稱本詩是蘇軾失意困頓、牢騷之極的作品，更有待商榷。蘇軾以垂老之年，遠投蠻荒，憂患在所難免，不過蘇軾因胸襟寬闊，學養深厚，並未攢眉苦臉，抑鬱寡歡；相反地，在大部份的日子裡，他的心境是和悅悠閒的。〈縱筆〉正是這種心情的呈現，從容寧適，筆情超迥，令人神遠，乃蘇軾心酣情暢下的作品，非「極勞騷」者所能矯情為之。

至於說，章惇為何不將蘇軾貶到別的地方，非要貶到海南島昌化軍不可呢？宋人盛傳，那是因為昌化軍舊名儋州、儋耳，而蘇軾字子瞻，「儋」與「瞻」同樣有「詹」的偏旁，所以章惇將蘇軾貶到儋州。宋·陸游《老學庵筆記》載：

紹聖中，貶元祐人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劉莘老新州，皆戲取其字之偏旁也。時相之忍伎如此。²⁶

那位殘忍狠毒的「時相」，指的就是章惇。宋人認為蘇軾曾官拜禮部尚書，曾為帝王之師，將其謫竄過海是何其重大的事情，可是章惇的態度卻如此輕率，難怪陸游罵他太殘酷，太可惡，簡直是在愚弄人。此外，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蘇黃遷謫》亦載：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駭謔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穎，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

25 見清·紀昀評點，《蘇文忠公詩集》（台北：宏業書局，1969年6月，未著版次），頁771。

26 見宋·陸游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老學庵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1版2刷），頁50。

於宜。²⁷

此說，近似拆字算命的遊戲。事實上，宋人這些記載都無事實根據，是不能相信的。清·王文誥辨說：

是年二月，與子由同貶嶺外者，首為呂大防，再次則梁燾也。大防何以得循？燾何以得化？閏二月，與公嶺外再貶者，范祖禹、劉安世也。祖禹何以得高？安世何以得賓？此皆章惇忍忤，故時人傳會其說。²⁸

王氏所言甚是！蘇軾之所以被貶逐到儋耳，是因此地位居海外，最偏遠，最落後，最不適合人居住。蘇軾在海南島作〈與程秀才〉云：「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未易細數，大率皆無耳。」²⁹正因為海南島如此落後荒涼，所以章惇用以處置他最痛恨的蘇軾，跟蘇軾名字的偏旁是沒有關係的。雖然如此，卻反映出宋人對章惇殘忍性行的不滿，才会有這種傳說的產生。

既然蘇軾被貶海南島，與所作〈縱筆〉詩毫無關係，與「子瞻」字號偏旁也無牽涉，那麼真正的原因是什麼？據宋·李燾撰，清·黃以周等輯補，《續資治通鑑長編·附拾補》載：

（紹聖四年二月）己未，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倡為奸謀，詆毀先帝，變更法度，罪惡至深。及當時凶黨同惡相濟、首尾附會之人。偶緣今已身死，不得明正典刑，而亡歿之後，尚且優以恩數，及其子孫親屬。與見存者，罪罰未稱，輕重不倫。若謂其已死，一切不問，則使後世亂臣賊子何創艾？至於告老之人，雖已謝事，亦宜少示懲沮。……庚辰，詔趙瞻、傅堯俞諡

27 見宋·羅大經撰，王瑞來點校，《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1版2刷），頁315。

28 見清·王文誥輯訂，《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9年8月，再版），冊6，頁3487。

29 〈與程秀才三首〉之一，見《蘇軾文集》，冊4，頁1628。

告並追奪。三省言，近降指揮，以司馬光等造為奸謀，訾毀先帝，變更法度，各加追貶。其首尾附會之人，亦稍奪其所得恩數。謹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為臣不忠，罪與光等無異。頃者，朝廷雖懲責，而罰不稱愆。內如范純仁，又自因別過落職，于本罪未嘗明正典刑，輕重失當，生死罰異，無以垂示萬世臣子之戒。其餘同惡相濟，幸免失刑者尚多，亦當量罪，示其懲艾。³⁰

紹聖四年二月，章惇率領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聯合上奏，認為紹聖元年對元祐舊黨的懲處太輕微。因為，當時有些元祐舊黨已死亡，或早已退休，不管世事，依舊例並未受到懲處。章惇認為這樣實在太便宜他們了，他認為不公平，感到不甘心。章惇主張已死的元祐舊黨，也該受處罰。章惇的想法很實際，他認為對付那些已死的元祐舊黨，縱然將他們鞭屍，追削他們的官位、贈諡，都於事無補。最好的方法是追奪他們的俸祿、封賞，不要讓其後代子孫享受先人的福蔭。雖然，當時樞密使曾布曾力加勸說，認為人死已矣，惡惡止其身，不必及其子孫，此例不可開，否則，日後恐將禍延子孫。可是，章惇不聽勸，依然堅持己見，決意要擴大懲處的對象，要再度加重元祐舊黨的罪責，連死人也不放過，這樣才能贖足其報復心。《續資治通鑑長編·附拾補》載：

初議再貶光及公著等，曾布謂章惇、蔡卞曰：「追奪恩澤，此例不可啟。異時奸人施于仇怨，則吾人子孫皆為人所害。兼光及韓維等家得恩澤已數十年，一旦奪之，于人情未便。」惇曰：「維數年前方致仕！」布曰：「亦五、七年，兼維在位不久，必欲行，則且施之于光及公著可也。然亦不必及其子孫，惡惡止其身，不若就其身上追奪。」惇曰：「彼已死，雖鞭屍何益？追削何補？不若奪其恩例乃實事。」布曰：「此雖快意，然更且詳審。布之意無他，但此例不可啟耳。」惇曰：「須畫一指揮。」布又曰：「不若止治其渠魁為便。」惇曰：「范百祿、胡宗愈之徒，亦無顯惡。且置之不妨。」布曰：「韓維在政府不久，又與眾不合而去，莫亦無他？」惇曰：「與光倡和者，正此人也。」布反復甚久。卞曰：「亦有可議。」惟許將

30 見《續資治通鑑長編·附拾補》，冊5，頁180-181。

默無一言。布疑將以元祐為嫌，故爾。³¹

章惇心狠手辣，為滿足自己的報復心，完全不擇手段，不顧後果，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曾布雖不算是什麼正人君子，但跟章惇比起來，似乎還較具有人性，沒有那麼殘忍，不會趕盡殺絕，不留餘地。於是，已死的元祐舊黨禍及子孫，早已致仕的元祐舊黨也難逃被罪責的命運，而先前那些已遭到貶謫的元祐舊黨，章惇認為他們罪大責輕，更再度加以嚴懲。因此，蘇轍從原先謫居的筠州，被貶往嶺南雷州，³²這可說是中國大陸的最南端了。而蘇軾更慘，由嶺南惠州，被貶往海南

31 見《續資治通鑑長編·附拾補》，冊5，頁180。

32 《續資治通鑑長編·附拾補》載：「（紹聖四年）戊寅，蘇轍操傾側孽臣之心，挾縱橫策士之計，始與弟軾肆為抵讎，晚同相光，協濟險惡，可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清·黃以周案云：「《欒城後集·穎濱遺老傳》云：『三年，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未期年，或言方南行，兄弟相遇中途。至雷，賃富民屋以居，復移循州。』《紀事》作四年，與《遺老傳》異，必有一誤。」冊5，頁181。其實，《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與《穎濱遺老傳》皆無誤。因《穎濱遺老傳》云：「居三年，責授化州別駕。」黃以周所見，漏掉一個「居」字，故有此誤會。參見《欒城集·穎濱遺老傳·下》，冊下，頁1313。宋·孫汝聽《蘇穎濱年表》亦載：「（紹聖四年丁丑）三月庚辰，三省言：『呂大防、劉摯、蘇轍為臣不忠，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其餘，同惡相濟，幸曠者甚眾，亦當量罪，示有懲艾。』詔：大防謫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劉摯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又制曰：『朋黨擅國，責有餘辜。造訕欺天，理不可赦。其加顯黜，以正明刑。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蘇轍，操傾側孽臣之心，挾縱橫策士之計。始與兄軾肆為抵欺，晚同相光協濟險惡，造無根之詞而欺世，聚不逞之黨以蔽朝。謂邪說為讜言，指善政為苛法。矯誣太后，愚弄冲人。助成姦謀，交毀先烈。發怨對於君臣之際，忘忌憚於父子之間。陰懷動搖，公肆排訐。粵予親政，尚爾撓權。持罔上之素心，為怙終之私計。罪同首惡，法在嚴誅。而事久益彰，罰輕未稱。朕顧瞻嚴廟，跂念裕陵，義不敢私，恩難以貸。黜居散秩，投置遐陬。非徒今日知馭眾之威，亦使後世識為臣之義。勉思寬憲，務蓋往愆。可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見《欒城集·附錄二·年表本傳》，冊下，頁1806。由此看來，蘇轍由筠州謫居雷州，確實在紹聖四年，而不是紹聖三年。何況，謫詞中明言，「與兄軾肆為抵欺」為蘇轍罪狀之一，所以兩兄弟此時再度同遭貶謫，是理所當然之事。當年，蘇轍將章惇攻出朝廷，可說是蘇軾與章惇交惡最重要的原因，以章惇睚眦必報的個性，在此次大貶謫中，怎麼可能放過蘇轍？所以，蘇轍與蘇軾在此時同被貶謫，無論從當時的政治情勢來說，或是從章惇對他們兩兄弟的怨恨來說，都是可以理解的。

島的昌化，已屬海外荒島。在這一波由章惇所主導的大貶謫裡，被責罰的元祐舊黨多達三十多人，蘇軾只是其中的一位。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紹述》載：

（紹聖四年二月）己未，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為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責。」遂追貶司馬光為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為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為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諡，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遺表恩。未幾，復追貶光朱崖軍司戶，公著昌化軍司戶。癸未，流呂大防、劉摯、梁燾、范純仁於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自涇原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為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薄責，而罰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防舒州，摯鼎州團練副使，轍化州，燾雷州別駕，純仁安武君節度副使，安置於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柳州；韓維落職致仕，再謫均州安置；王覲、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緬、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通、隨、峽、衡、蔡、亳、單、饒、均、池、信、和、金、光、衢、連、橫等諸州居住；王攽落職致仕；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張耒、晁補之、賈易並監當官；朱光庭、孫覺、趙萬、李之純、杜純、李周並追奪官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為別駕。中書舍人葉濤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望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甲申，貶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先是，左司諫張商英嘗言彥博背國負恩，朋附司馬光，故貶。閏月甲辰，蘇軾謫授瓊州別駕，移昌化軍安置；

范祖禹移賓州安置，劉安世移高州安置。³³

透過這一條歷史記載，可知這一次大貶謫，是由章惇所主導的，在旁煽風點火的是來之邵、張商英、葉濤等爪牙，連宋哲宗都無法掌控，《宋史紀事本末·紹述》載：

（紹聖四年）四月，己亥，呂大防將赴舒州，卒於虔州之信豐。大防為相，用人各盡其能，不事邊幅，而天下臻於富庶，竟以貶死，天下惜之。上聞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及請歸葬，即許之。一時議者謂痛貶元祐黨人皆非上意也。³⁴

宋哲宗對元祐舊黨盡改宋神宗新法雖有不滿，對自己未親政時所受到的漠視亦心懷不平，可是他對元祐舊黨的仇恨心遠遜於章惇。所以，將蘇軾等元祐舊黨一再貶謫迫害，決非宋哲宗的本意，而是出自於章惇的仇恨心。當時，元祐舊黨，不分派系，無論死活，沒有一個人可逃出章惇的魔爪。對此，宋人知之甚明，如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載：

（元符二年乙未）是日，曾布言：「章惇、蔡卞施行元祐中人，眾論皆為過當。然此豈為詆訾先朝，大抵多報私怨耳。」³⁵

宋·龔夬亦對宋徽宗云：

惇昨在元祐間廢棄不用，及紹聖初擢任元輔，乃陰懷私忿，專報仇怨。³⁶

由此看來，宋人所說，蘇軾因〈縱筆〉一詩引來章惇的不滿，遂被貶往嶺海，只

33 見明·陳邦瞻編，《宋史紀事本末·紹述》（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5月，1版1刷），冊2，頁453-455。

34 見《宋史紀事本末·紹述》，冊2，頁456。

35 見宋·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9月，2版1刷），冊20，頁12062。

36 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2，頁675。

是穿鑿附會之言，絕對不可信；同樣的道理，蘇軾因「子瞻」字號的偏旁而被貶往儋州的傳說亦不可信。不過，話說回來，此次章惇將蘇軾貶往海南島，雖不是個別行為，不是針對蘇軾一個人而發的；可是，在這一波大整肅中，蘇軾的官位不是最高，所受的責罰卻是最嚴厲。在元祐時期曾擔任宰執的呂大防、蘇頌、范純仁、劉摯等人，所受的懲罰都小於蘇軾，只有蘇軾由中國大陸貶往海外荒島。就貶謫、流放的罪責來說，這已是最嚴厲的責罰、最偏遠的謫地了。之所以如此，正因章惇個人對蘇軾的怨恨。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因政治立場的對立，章惇討厭所有的元祐舊黨，但他對蘇軾尤其怨恨，這就是蘇軾會被貶往海南島的原因吧！

蘇軾與三子蘇過翻山過海，間關跋涉，經過兩個月又十四天的辛苦旅途，紹聖四年七月二日抵達貶所。〈到昌化軍謝表〉云：

今年四月十七日，被奉告命，責授臣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軍訖者。³⁷

蘇軾被貶謫儋耳，雖以理化情，寬慰自己說海南島就是自己的故鄉，可以在此安居終老，〈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但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云：「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³⁸〈和陶田舍始春懷古二首〉云：「馱舌尚可學，化為黎母民。」³⁹事實上，在蘇軾內心，還是期待自己能遇赦北歸。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宋哲宗駕崩，端王即位，即宋徽宗。十三日，大赦天下。二月，蘇軾以瓊州別駕，徙廉州安置。在此之前，蘇軾就預感自己即將離開海南島，北歸中原。宋·周輝《清波雜志》載：

東坡在海外，語其子過曰：「我決不為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焚香，寫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以卜之。寫畢，大喜曰：「吾

37 〈到昌化軍謝表〉，見《蘇軾文集》，冊2，頁707。

38 〈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但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見《蘇軾詩集》，冊7，頁2243-2245。

39 〈和陶田舍始春懷古二首〉其二，見《蘇軾詩集》，冊7，頁2281。

歸無疑矣！」後數日，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蹟，初歸梁師成，後入禁中。
40

此事雖神奇，但也顯示蘇軾長期謫居海南島，總希望自己有一天能遇赦北歸，不必死葬海外。果然，蘇軾的祈願終於成真，作〈移廉州謝州表〉云：

投畀遐荒，幸逃鼎鑊。風波萬里，顧衰病以何堪；煙瘴五年，賴喘息之猶在。憐之者嗟其已甚，嫉之者恨其太輕。考圖經止曰海隅，其風土疑非人世。食有并日，衣無禦冬。淒涼百端，顛躓萬狀。恍若醉夢，已無意于生還；豈謂優容，許承恩而近徒。⁴¹

蘇軾此文回憶在海南蠻荒所受的苦難，語悲情苦，讓人同情。文中，蘇軾感歎說：「嫉之者恨其太輕」，那位痛恨蘇軾，將其遠謫嶺海蠻荒仍未饜足仇恨之心的人正是章惇。

四月二十一日，宋徽宗生皇子，推恩天下，詔授蘇軾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五月，蘇軾離昌化。六月二十日夜，蘇軾在瓊州渡海北歸，皓月當空，「蛟鱷潛底，風濤不驚。」⁴²作〈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云：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
43

關於此詩的寫作背景，宋·朱彧《萍洲可談》有一段有趣的記載：

40 見宋·周輝撰，劉永翔校注，《清波雜誌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9月，1版1刷），頁59。

41 〈移廉州謝州表〉，見《蘇軾文集》，冊2，頁716。

42 〈謝量移永州表〉，見《蘇軾文集》，冊2，頁718。

43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見《蘇軾詩集》，冊7，頁2366-2367。

（蘇軾）元符末放還，與子過乘月自瓊州渡海而北，風靜波平，東坡叩舷而歌。過困不得寢，甚苦之，率爾曰：「大人賞此不已，寧當再過一巡。」東坡矍然就寢。⁴⁴

可見蘇軾此時渡海北歸，確實感觸良多，久久不寐，故〈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不虛作也。關於「苦雨終風也解晴」，清·紀昀評說：「比也！」⁴⁵其意以為，蘇軾用大自然的淒風苦雨比喻章惇對自己的打擊，比喻從紹聖以來，自己所遭受的種種橫逆；如今雨停風靜，一切的苦難都過去了。清·王文誥則直接明說：「雲散月明誰點綴」，是「問章惇也」；「天容海色本澄清」，是「公自謂也。」⁴⁶其意以為章惇如烏雲，蘇軾如明月，明月雖曾被烏雲遮蔽，但現在已雲開月明，蘇軾的心境胸懷就如眼前澄清的大海，明淨的天色，光明坦蕩，高潔無瑕，不存芥蒂，毫無渣滓，章惇這片烏雲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元·方回《瀛奎律髓》評說：

紹聖四年丁丑，東坡在惠州，年六十二矣。五月再謫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即儋州也。以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七月十三日至儋州。或謂尾句太過，無省愆之意，殊不然也。章子厚、蔡卞欲殺之，而處之怡然。當此老境，無怨無怒，以為茲游奇絕，真了生死、輕得喪天人也。⁴⁷

至此，章惇殺害蘇軾的目的已完全失敗，而蘇軾放曠不羈、傲世自得、輕生死、齊得喪的胸懷更獲得後人的稱賞，明·瞿佑《歸田詩話·東坡傲世》評說：

韓文公上〈佛骨表〉，憲宗怒，遠謫。行次藍關，示姪孫湘云：「一朝封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政，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又〈題

44 宋·朱彧《萍洲可談》，見《宋元筆記小說大觀》，冊2，頁2316。

45 見清·紀昀評點，《蘇文忠公詩集》，頁825。

46 見《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冊6，頁3588。

47 元·方回《瀛奎律髓·遷謫類》，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6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1版），頁483。

臨瀧寺〉云：「不覺離家已五千，仍將衰病入瀧船。潮陽未到吾能說，海氣昏昏水拍天。」讀之令人淒然傷感。東坡則放曠不羈，出獄和韻，即云：「卻對酒盃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方以詩得罪，而所言如此。又云：「卻笑睢陽老從事，為予投檄向江西。」不以為悲而以為笑，何也？至惠州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渡海〉云：「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方負罪戾，而傲世自得如此。⁴⁸

清·賀裳《載酒園詩話》與吳喬《圍爐詩話》都異口同聲地評說：「如此胸襟，真天人矣。」⁴⁹對於自己在海南島所遭受的無盡苦難，蘇軾不但不怨恨章惇，反而說：「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一切苦難既已消逝，留在蘇軾心田，讓蘇軾懷思不已的，只有那奇偉壯麗的海南風光。比較特別的是，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載：

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為正。〈考槃〉、〈小宛〉之為臣，〈小弁〉、〈凱風〉之為子，〈燕燕〉、〈谷風〉之為婦，〈終風〉之為母，〈柏舟〉之為宗臣，〈何人斯〉之為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不患不偉，患其傷於太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唯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冀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為詆訐，要為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忍者，非以一去為難也。」⁵⁰

宋·魏了翁認為蘇軾「茲遊奇絕冠平生」之語，充滿了憤恨不平之氣，不是為臣

48 明·瞿佑《歸田詩話·東坡傲世》，見《歷代詩話續編》，冊下，頁1255。

49 清·賀裳《載酒園詩話》、清·吳喬《圍爐詩話》，見郭紹虞編選，富壽蓀點校，《清詩話續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12月，1版），頁428、632。《唐宋詩醇》評說：「高閣空明，非實身有仙骨，莫能有隻字。」冊下，頁887。

50 見《鶴林玉露·去婦詞》，頁142。

之道。其說陳義過高，求索太深，責人過重，反而未能體認蘇軾作詩本意。宋·無名氏《瑞桂堂暇錄》載：

東坡自謫海南歸，人有問其遷謫艱苦者，坡答曰：「此骨相所招，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箇配軍頭。』異日文章雖當知名，然有遷徙不測之禍，今悉符其語。」⁵¹

蘇軾認為自己才思橫溢，效唾成珠，這是天生的；同樣地，自己之所以被貶到海南島，受盡一切的磨難，這也是早已註定，自己命該如此，不需要怪別人，也不需要怨章惇。

蘇軾於宋哲宗紹聖四年六月十一日由雷州渡海到海南島，⁵²元符三年六月二十日由瓊州渡海北歸到徐聞，總共謫居海南島三年又十天。

元符三年七月四日，蘇軾到達廉州貶所。當時，蘇軾友人郭祥正作〈聞蘇子瞻移合浦寄詩〉云：

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采珠人。⁵³

其意以為，蘇軾受宋徽宗恩庇，得以從海外歸來，移居廉州海濱。可是，要注意的是，雖然皇恩浩蕩，可是蘇軾卻不可大意，仍須謹言慎行，不要批評政事；因為，有一群人正躲在暗中窺伺蘇軾，準備擄奪其詩文，再加以陷害。郭祥正詩中的「采珠人」，指的是曾布、李清臣及其黨羽。此時，章惇已被罷去，由尚書右僕射兼中書舍郎曾鞏、門下侍郎李清臣與其黨羽掌控大權，他們表面雖執行宋徽宗建中靖國、不分熙寧元祐、調和新舊黨的政策，⁵⁴讓被章惇迫害、貶謫的元祐

51 見《蘇軾資料彙編》，上編二，頁 796。

52 蘇軾〈和陶止酒〉詩序云：「丁丑歲，予謫海南，子由亦貶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見《蘇軾詩集》，冊 7，2245。

53 〈聞蘇子瞻移合浦寄詩〉，見宋·郭祥正撰，孔凡禮點校，《郭祥正集·輯佚》（合肥：黃山書社，1995 年 5 月，1 版 1 刷），頁 552。

54 宋·曾敏行撰，朱杰人校點，《獨醒雜誌·徽宗初改元建中靖國》載：「徽宗初，改元曰：『建

舊黨或稍遷善地，或除去罪籍；可是，曾布、李清臣及其黨羽暗中卻排擠蘇軾等舊黨謫人，深怕他們再受重用。宋·王稱《東都事略·曾布傳》載：

忠彥既為左相，柔懦，天下事多決於布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去。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⁵⁵

《東都事略·李清臣傳》亦載：

徽宗欲息朋黨，以大公示天下，改元建中靖國。清臣乃與同時輔政者，協謀以輔上意，盡還遷徙舊臣，稍復其恩數品秩。久之，與時議寢不合，復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大名府。⁵⁶

郭祥正的政治態度較傾向新黨，⁵⁷與王安石、章惇等政治人物都曾有過交往，⁵⁸既

中靖國』，本謂建大中之道，無熙寧、元祐之分也。將令學士撰詔，曾子宣云：『建中乃唐德宗幸奉天時年號，不若更之。上曰：『太平亦梁末帝禪位年號，太宗用之，初何嫌焉？』遂下詔不疑。蔡京復用，盡變初元之政，改元曰『崇寧』。崇寧者，謂崇熙寧也。』見《宋元筆記小說大觀》，冊3，頁3226。可見曾布、蔡京等新黨至始至終都反對宋徽宗「建中靖國」的美意，一有機會就想要扭轉時勢，改變政策，重新恢復新黨獨大、推崇熙寧變法的政局。

55 見《東都事略·曾布傳》，冊4，頁1476-1477。

56 見《東都事略·李清臣傳》，冊4，頁1486。

57 關於郭祥正的政治立場，可參考《孔凡禮古典文學論集·郭祥正與王安石》，頁149-163。

58 如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載：「《呂氏詩事錄》云：『郭祥正有句云：『明月人隨渡流水』，王介甫愛之曰：『此言如有神助！』』余記范文正公詩云：『多情是明月，相逐過江來。』乃知郭本此。」（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5月，1版），頁246。宋·王直方《王直方詩話·郭功父詩》載：「郭祥正（字功父）自梅聖俞贈詩有『采石月下聞謫仙』，以為李白後身，緣此有名。又有《金山行》云：『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大為王荊公所賞。」見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1版1刷），冊2，頁1147。宋·魏泰撰，李裕民校點，《東軒筆錄》亦載：「王荊公當國，郭祥正知邵州武岡縣，實封附遞奏書，乞天下之計專聽王安石區畫，凡議論有異於安石者，雖大吏亦當屏黜。表辭亦甚辨暢，上覽而異之，一日問荊公曰：『卿識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荊公曰：『臣頃在江東嘗識之，其為人才近縱橫，言近捭闔，而薄於行，不知何人引薦，而聖聰聞知也。』」

洞曉時勢，又深知蘇軾喜歡以詩批評時政，所以他好意提醒蘇軾，千萬要謹言慎行，不要批評政事，不要得意忘形，樂極生悲，落人把柄，再為自己惹來災禍。郭祥正早年詩名極高，可是蘇軾卻不喜歡郭祥正的詩，曾加以嘲笑。⁵⁹然而，郭

上出其章以示荆公，荆公恥為小人所薦，因極口陳其不可用而止。是時祥正方從章惇辟，以軍功遷殿中丞，及聞荆公上前之語，遂以本官致仕。」（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1版2刷），頁67。

- 59 宋·王直方《王直方詩話·郭功父詩》載：「秦少章嘗云：『郭功父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坡曰：『十分詩也。』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也。』東坡又云：『郭祥正之徒，但知有韻底是詩。』」見《宋詩話全編》，冊2，頁1147。近人孔凡禮對王直方此條記載極不以為然，《孔凡禮古典文學論集·郭祥正略考》載：「這裡記的是元祐四年至六年間蘇軾守杭時的事。這段事實在經不起推敲。第一，郭的年齡比蘇大，成名比蘇早，雖然後來比不上蘇軾，但也不至於像一個晚輩詩人那樣，要登蘇的龍門，經過蘇的品題而使自己聲價十倍。況且郭是一個傲氣十足的人，豈肯屑於為此。第二，蘇確實喜歡諧謔，但有一個前提，即不損害對方的自尊心，而是在互相嘲弄中，增添生活的情趣，增進彼此的感情。如蘇之於劉攽（貢父）。這裡所記載的，已經超過正常諧謔的範圍，而是拿郭作笑料，開心，特別是最後一句話，把郭的詩說得一文不值，蘇豈能出此！說這種事的人，想揚蘇抑郭，殊不知也是抑蘇。事情很清楚，如果蘇同一個比自己大的人斤斤計較，那豈不是一個輕薄文人，為人齒冷。實際上，這裡正表現著某些人對郭的不滿，借蘇來發泄私憤。郭大約得罪過不少人。上面所述記事內容顯然是荒謬的，但這時他們之間有交往則可以肯定。」頁169。其實，孔凡禮的話只是推論之辭，並無推翻前人之說的鐵證實據。如蘇軾開玩笑，有時也會過火，也曾讓人難堪，傷害到對方的自尊心。蘇軾如果討厭一個人，縱然年紀比自己大，成名比自己早，也會不留情面以批評，如王安石、王珪二相就是很好的例子，類似情事實在太多了。孔凡禮自己在〈走進人生新境界——讀蘇軾〈次韻郭功甫觀予畫雪雀有感〉〉也曾這樣評論蘇軾：「他畢竟生活在世俗之中，不可避免地也有一些不好的習氣。比如說他自視甚高，往往在大庭廣眾之中，不管對方接受得了與否，肆意開別人的玩笑，有時甚至有明顯的奚落、剝苦意味。應該說，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都是無意的，但卻招致了許多人的怨恨，有的人甚至終身牢牢記著。他的『我被聰明誤一生』的詩句（〈洗兒戲作〉），也許包含這方面的意思。還有一些情況，與這裡所說的性質不同。他喜歡爭辯，在幾次大的辯論中，一些話難免說過了頭，開罪了一些人。」見《孔凡禮古典文學論集》，頁493。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可見孔凡禮之言確有前後矛盾之處。關於蘇軾是否曾譏評郭祥正一事，因無絕對的證據，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真假難辨，是非難定，仍有待吾人詳加考辨。不過，孔凡禮視郭祥正為鄉賢，想要為其撇清負面的評論，這也是可以理解的。關於蘇軾不喜郭祥正詩之相關資料，另可參見宋·吳曾撰，《能改齋漫錄·聖俞諸公以郭功甫為李太白後身》，頁281。

祥正此詩，用心良苦，用意深遠，善意提醒蘇軾不要重蹈覆轍，卻得到後人的注意與肯定，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詩禍》載：

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於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卻對酒悲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公父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采珠人。」其意亦深矣！⁶⁰

近人孔凡禮〈郭祥正略考〉亦評說：

詩旨在告誡蘇軾要警惕新的政治陷害，預防新的政治災難。郭祥正在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時浮時沉，時朝時野，對哲宗死去徽宗即位後的局勢所包含的不穩定的因素，觀察得十分準確。應該說，這是向蘇軾所進的肺腑之言。在蘇軾南遷以後至北歸途中友人所惠贈的詩篇中，以祥正這兩首最為深刻。⁶¹

所言甚是！蘇軾與曾布、李清臣相識極久，對他們的心性頗有體認，所以蘇軾對郭祥正的警告當能領受。日後，蘇軾北歸過嶺，也曾作詩抒發自己再被當朝執政者排擠的感慨。⁶²由此看來，當時郭祥正警告蘇軾有人在旁窺探，伺機構陷，務

60 見《鶴林玉露》，頁 187-188。

61 〈郭祥正略考〉見，《孔凡禮古典文學論集》，頁 170。

62 如蘇軾〈余昔過嶺而南，題詩龍泉鐘上，今復過而北，次前韻〉有句云：「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見《蘇軾詩集》，冊 7，頁 2425。蘇軾這兩句詩，是在感歎自己與蘇轍受到當朝執政曾鞏等人的忌憚、排擠。宋·陸游〈施司諫註東坡詩序〉載：「近世有蜀人任淵，嘗註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己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援據閎博，淵獨不敢為之說。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當若為解？」至能曰：『東坡竄廣州，自度不復收

必謹言慎行，並非故作驚悚之言，而蘇軾也有所感觸，知所警惕，不輕易為他人書寫自己詩文，以免再遭烏臺詩案覆轍。

八月二十四日，蘇軾接獲改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的告命。永州屬荆湖南路，已不屬嶺南地區，蘇軾慶幸自己可以「不為異域之鬼」。⁶³十一月，蘇軾行抵英州，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在外軍州任便居住，從此脫離罪人的身份。

蘇軾既然可以自由行動，就決定過嶺北歸。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正月，蘇軾抵達大庾嶺，準備過嶺北歸，作〈贈嶺上老人〉云：

鶴骨霜髯心既灰，青松合抱手親栽。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箇回。
64

此時，蘇軾容貌清瘦，滿頭白髮，可是他畢竟熬過了往日的苦難，得以越嶺北歸，這已是夠幸運了。此詩還包含有一段本事，宋·曾敏行《獨醒雜誌》載：

東坡還至庾嶺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問從者曰：「官為誰？」曰：「蘇尚書。」翁曰：「是蘇子瞻歟？」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聞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歸，是天祐善人也。」東坡笑而謝之，因題一詩於壁間云：「鶴骨霜髯心既灰，青松夾道手親栽。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⁶⁵

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生」，恐不過如此耳。」某曰：「此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為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朝痕」，其用字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曾二相得政，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領宮祠，此句蓋寓所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見《陸放翁全集》（台北：世界書局，1980年4月，3版），冊上，頁83。宋·李之儀〈跋蘇黃陳詩〉：「東坡嶺外歸，所作字多他人詩文，似是有所避就然也。」見《姑溪居士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北京新1版），冊4，頁300。

63 〈謝量移永州表〉，見《蘇軾文集》，冊2，頁718。

64 〈贈嶺上老人〉，見《蘇軾詩集》，冊7，頁2424。清·查慎行《初白庵詩評》云：「須溪評云：『不知是去時？是歸時？』按子由和詩，知是歸時作。」見《蘇軾資料彙編·詩評》，下編，頁180。查氏所言甚是，蘇軾此詩確實是過嶺北歸之作。

65 宋·曾敏行撰，朱杰人校點，《獨醒雜誌·東坡大庾嶺詩》，見《宋元筆記小說大觀》，冊3，

老翁口中那位百般陷害蘇軾的人就是章惇！然天佑善人，老翁為蘇軾能過嶺北歸感到高興。蘇軾從紹聖元年九月渡嶺南遷，至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五日過嶺北歸，總共在嶺南六年又四個月，蘇轍〈祭亡兄端明文〉云：「渡嶺涉海，前後七期。瘴氣所蒸，颶風所吹，有來中原，人鮮克還。」⁶⁶蘇軾暮齒投荒，風波萬里，迭遭迫害，九死南荒，回首前塵，「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表面雖是「自幸之詞」，⁶⁷其中實包含著無盡的辛酸血淚，真有死裡逃生的感覺。所謂「炎荒不死疑陰相」，⁶⁸宋·李之儀認為蘇軾之得以能自嶺海生還，北歸中原，是因平時多行仁義，獲鬼神扶助庇佑的結果。當時，蘇軾又作〈贈嶺上梅〉云：

梅花開盡百花開，過盡行人君不來。不趁青梅嘗煮酒，要看細雨熟黃梅。
69

大庾嶺舊名梅嶺，宋朝時以「夾道多梅」著稱，⁷⁰蘇軾過嶺北歸時，嶺上梅花已凋謝，蘇軾遂假多情梅花之口，感歎自己久貶嶺海，無法過嶺北歸賞梅，而這一切的苦難都拜章惇所賜。

蘇軾過嶺所作諸詩感慨深沉，真情流露，打動人心，在其友朋間曾引起很大的回響；他們懷思蘇軾，感念舊遊，期許未來，敬佩蘇軾在嶺海蠻荒的修持，為

頁 3218。

66 〈祭亡兄子瞻文〉，見《欒城集》，冊下，頁 1388。

67 見清·紀昀評點，《蘇文忠公詩集》，頁 838。

68 宋·李之儀〈東坡挽詞〉云：「從來憂患許追隨，末路文詞特見知。肯定虞兮悲蓋世，空慚賜也可言詩。炎荒不死疑陰相，漢水相招本素期。月墮星沉豈人力，輝光他日看豐碑。」見《姑溪居士全集》，冊 1，頁 80。

69 〈贈嶺上梅〉，見《蘇軾詩集》，冊 7，頁 2424。

70 宋·彭乘《墨客揮犀》載：「大庾嶺有佛祠，嶺外往來題壁者鱗比。有婦人題云：『妾幼年侍父任吳州司寇，既代歸，父以大庾本曰『梅嶺』之號，今蕩然無一株，遂市三十本植于道之左右，因留詩于寺壁。今隨夫任端溪，復至此寺，詩已為朽鏝者所覆，即命墨于故處。詩曰：『滇江今日掌刑回，上得梅山不見梅。輟俸買栽三十樹，清香留與雪中開。』』好事者因此夾道植梅多矣。」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3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2 月，1 版），頁 689。

蘇軾能生還北歸感到高興，也為蘇軾所受的苦難感到心疼。⁷¹其中，蘇軾門人張耒作〈聞子瞻嶺外歸贈邠老〉云：

今晨風日何佳哉，南極老人度嶺來。此翁身如白玉樹，已過千百大火聚。
望天留之付真主，世間毒烈計已誤。柯山潘子應鼓舞，與子異時從杖屨。
72

潘大臨，字邠老，是蘇軾謫居黃州時所認識的好朋友。張耒此詩是寫贈給潘大臨的，要讓他分享蘇軾過嶺北歸的好消息。值得注意的是，頷聯既稱美蘇軾高潔的人品節操，已通過嶺海煉獄的考驗，已熬過章惇加諸在他身上的熊熊烈火。頸聯期待蘇軾能受宋徽宗重用，解救蒼生，掃除章惇獨相六年又五個月所造成的禍害。張耒此詩洋溢著一片喜悅之情，對蘇軾有著無限的敬佩與期待，這正是蘇軾友朋的共同心聲。

昔日，蘇軾謫居惠州時，友人郭祥正觀賞蘇軾所畫雪雀圖，心有所感，作〈觀蘇子瞻畫雪雀有感寄惠州〉云：

平生才力信瑰奇，今在窮荒豈易歸。正似雪林枝上畫，羽翰雖好不能飛。

71 如宋·釋道潛〈次韻東坡居士過嶺〉云：「一時遷客盡難堪，二老高懷默自甘。造物定知還嶺北，暮年寧許喪天南。安排拄杖尋廬阜，斗擲征衣洗瘴嵐。他日相逢長夜語，殘燈灰燼落鬢髮。」〈次韻代嶺上老人答〉：「閒持箕帚掃崔嵬，夾道松陰盡我栽。人去人歸真一笑，壞空成住互輪回。」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 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3 月，1 版 1 刷），頁 10792。宋·李之儀〈跋東坡大庾嶺所寄詩〉：「予從東坡遊舊矣，其所作字，每別後所得，即與相從時小異。蓋其氣愈老，力愈勁也。自海外歸，至大庾嶺上，作二詩見寄，其字政與後二帖相類。臨卷慨然，幾至流涕。」〈和張文潛喜東坡過嶺〉云：「紛紛擾擾何為哉，一身之餘皆儻來。當前荆棘誰所樹，到了醞酸蚋方聚。公歸斯文乃有主，公去妖淫幾人誤。狐狸罷嗥蛟龍眾，戶外何嫌常滿屨。」〈和東坡贈嶺上老人〉云：「過眼岐嶇等劫灰，到頭榮悴本誰栽。須知此老心如鐵，看盡行人幾往回。」見《姑溪居士全集》，冊 4，頁 297；冊 5，頁 13、65。

72 〈聞子瞻嶺外歸贈邠老〉，見宋·張耒撰，李逸安、孫通海、傅信點校，《張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7 月，1 版 1 刷），冊上，頁 262。

其意以為，蘇軾才情出眾，學養過人，只可惜此際身困嶺南惠州蠻荒之地，無法北歸。就像雪雀圖中的鳥雀，空有美好的羽毛，卻受困於滿天風雪，只能棲息於樹枝上，無法展翅高飛。等到蘇軾過嶺北歸，郭祥正聽到這個消息，又作〈聞蘇子瞻北歸次前韻以寄〉云：

秋霜春雨不同時，萬里今從海外歸。已出網羅毛羽在，卻尋雲跡帖天飛。
74

其意以為，蘇軾從嶺海北歸，已熬過秋霜肅殺、草木凋零的苦難時日，眼前是大地回春、春雨如絲、滋養萬物、欣欣向榮的美好風光。昔日那隻鳥雀，早已衝破獵人所設置的捕鳥網，伴著飄飛的雲朵，自由自在地飛翔於高空中。現在的蘇軾就是那隻自由自在、快樂飛翔的鳥雀，而章惇及其黨羽正是那位設置網羅的獵人。章惇曾經設下天羅地網，用盡一切方法，想要捕殺蘇軾，置蘇軾於死地。如今，他的陰謀詭計全都失敗了。在詩中，郭祥正賀喜蘇軾能逃出章惇及其黨羽的魔爪，歷劫歸來，重獲自由。

在蘇軾謫居嶺海的漫長日子裡，蘇軾儘量以理化情，以自我內在的修養克服外在的惡劣環境，以無往而不適的心境面對章惇的迫害打擊。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譽說：「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變生死，孰為去來。」⁷⁵蘇軾這一種胸襟，贏得了後人的敬仰！如宋·章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引《惠州圖經》

73 〈觀蘇子瞻畫雪雀有感寄惠州〉，見《郭祥正集·輯佚》，頁 552。

74 〈聞蘇子瞻北歸次前韻以寄〉，見《郭祥正集·輯佚》，頁 553。宋·施元之、施宿、顧禧合注，鄭師因百、嚴一萍編校，《增補足本施顧註蘇詩》題左註載：「功甫觀先生畫雀有感，嘗有詩寄惠州云：『平生才力信瑰奇，今在窮荒豈易歸。正似雪林枝上畫，羽翰雖好不能飛。』及先生北歸，又用前韻寄云：『秋霜春雨不同時，萬里今從海內歸。已出網羅毛羽在，卻尋雲路帖天飛。』」（台北：藝文印書館，1980年5月，1版），冊6，卷39，頁38。宋·蔡正孫《詩林廣記》亦收錄郭祥正此二詩，參見頁367-368。蘇軾得詩後，曾作〈次韻郭功甫觀子畫雪雀有感二首〉加以回應，參見《蘇軾詩集》，冊7，頁2454-2455。

75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見《欒城集》，冊下，頁1422-1423。

評說：

君子素行乎患難，能困其身而不能殞其名。方東坡先生自英之惠，自惠之儋，小人挫之惟恐不深，而先生氣不少屈，筆力益放，無一毫不滿之意介於胸次，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先生一人而已。⁷⁶

文中，那位把蘇軾從英州貶惠州，從惠州貶儋耳的「小人」，指的當然是章惇。所謂「小人挫之惟恐不深」，深深說中了章惇極力報復蘇軾的心態。然而，章惇對蘇軾的迫害越嚴厲，越能彰顯蘇軾的胸期，後人對蘇軾的崇敬也越深重，這一點恐怕是章惇作夢都想不到的。又如元·戴表元《剡源文集·東坡雨行圖贊》云：

玉雪心肝，泥塗巾屨。赤壁磯前褰裳徐步。宜乎馬、呂諸賢援之鑿坡禁苑而不為榮，章、蔡二子投之蠻煙瘴雨而不加懼也。⁷⁷

戴氏稱美蘇軾善處憂患，雖然章惇、蔡卞將蘇軾遠謫海南，身處蠻煙瘴雨的惡劣環境中，卻能無畏於外界的風風雨雨，安步當車，笠屨徐行風雨中，值得尊敬。又如元·袁桷〈書東坡涼熱偈〉云：

東坡先生作〈藏院記〉，自謂夢中所作，文不加點。至作〈魚鉞冠頌〉，落筆驚坐，則所謂夢中語，特神其說耳。今觀〈涼熱偈〉語，亦與前二文相似。釋氏之書，皆自梁、隋諸臣翻譯，故語質而文窘；至若《楞嚴》，由房融筆授，始覺暢朗。公文如萬斛泉，風至水湧，鳳翔祈文與訓詁相表裡，則房融文體、一規近之。如洗金以鹽，濯錦以魚，不亦易也。焦火凝冰，廓然于得喪之域，嶺海炎瘴，又何足道！三挹遺墨，清風泠然。⁷⁸

76 宋·章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引《惠州圖經》，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93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6月，1版），頁806。文中，「自惠之儋」誤作「自惠應儋」，當校正。

77 元·戴表元《剡源文集·東坡雨行圖贊》，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9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9月，1版），頁259。

78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書東坡涼熱偈》，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03（台北：台灣

其意以為，蘇軾對佛理的體會已達到得喪榮辱不縈於心的境地；因此，面對嶺海炎熱氣候與傷人瘴霧，他怎麼會在意？又如何能傷害他？又如明·茅坤《蘇文忠公鈔·論例》評說：

予少謂蘇子瞻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韓信之於兵，天各縱之以神仙軼世之才，而非世之問學所及者。及詳覽其所上神宗皇帝及代張方平、滕甫諫兵事等書，又如論徐州、京東盜賊事宜，并西羌鬼章等劄子，要之，於漢賈誼、唐陸贄，不知其為何如者。朱晦庵嘗病其文不脫縱橫氣習，蓋特其少時沾沾自喜或不免耳。入哲宗朝，召為兩制。及謫海南以後，殆古之曠達遊方之外者已。然其以忠獲罪，卒不能安於朝廷之上，豈其才之罪哉！
79

其意以為，蘇軾之所以被貶嶺海，是因忠於國君、力陳弊端、力排奸佞所致。然蘇軾謫居嶺海所表現出的胸襟涵養，卻如同曠達灑脫的世外高人，讓人折服。又如清·溫謙山《和陶合箋》引樊潛庵評蘇軾〈移廉州謝上表〉云：

二疏歸老，當時賢之，後世善之。史載廣謂兄子受曰：「仕宦至二千石，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者矣。然以宣帝之明，漢公卿徒充位祿，無所建白，故廣見及此耳。二公（蘇軾、蘇轍）德位才名不減二疏，方宋室多故，小人擅恣，仁宗得公兄弟，謂「為子孫得兩賢相」。使契丹，寄顧命及諸廷議，莫不賴以持籌。忠君之謂，何可半途去乎？然公辭尚書，辭史館，章至三四上。且乞休不可，轉而乞郡，又未嘗一日不有此舉也。迨晚年竄逐，章惇輩實媒之，不足為公累。⁸⁰

樊潛庵認為蘇軾對祿位看得很淡，對官場的鬥爭極厭倦，早有掛冠求去之心。因此，章惇等人百般構陷蘇軾，初貶惠州，再貶昌化，希望以此折磨蘇軾。殊不知，

商務印書館，1985年9月，1版），頁199。

79 明·茅坤《蘇文忠公鈔·論例》，見《蘇軾資料彙編》，上編3，頁976。

80 見清·溫謙山撰，《和陶合箋》（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0年2月，未著版次），頁99。

蘇軾根本不以為意，無往而不樂。

當年，章惇將蘇軾遠謫嶺海，百般迫害，必置其於死地，沒想到後人卻從不同的角度去讚譽蘇軾在嶺海的各種表現。相反地，章惇卻受到後人的嚴厲批判，如宋·劉克莊《劉克莊詩話》評說：

本朝大臣多憐才好士，如趙中令於王黃州，王文正於楊文公，晏元獻於宋景文，皆為翹材上客。雖丁崖州追仇萊公之黨，亦不忍害大年；呂文靖謫歐尹，隨即收用。至章、蔡用事，坡公始過海矣。⁸¹

其意以為，為自宋代立國以來，執政大臣大都愛才惜才，縱然政事不合，亦存愛顧之心，只稍加貶抑，從未有加害之心。章惇則不然，將蘇軾遠貶至海南島，必置其於死地。蘇軾是北宋最著名才士，卻也是被迫害最慘、被貶謫最遠的才士，章惇心胸之狹窄、手段之狠毒，堪稱是宋朝立國以來第一人，因此遭到劉克莊的批評。這不僅是劉克莊個人的看法，也是宋人對章惇的普遍感覺。又如元·方回〈題東坡先生惠州定惠院海棠詩後趙子昂畫像併書〉云：

紹聖奸臣講紹述，元祐諸賢紛竄斥。東坡飽喫惠州飯，心知惇、卞乃國賊。恍惚他鄉見似人，海棠一株困荊棘。海內文章蜀黨魁，蜀第一花世無匹。邂逅相逢心相憐，瘴雨蠻烟污玉質。憶昔蒟醬筇竹枝，適與張騫遇西域。彼徒生事勞遠人，此感與國同休戚。屈原放廢郢都喪，箕子囚奴殷錄訖。惠州未已更儋州，必欲殺之至此極。⁸²

方回於詩中直斥章惇為「紹聖奸臣」，將蘇軾先貶「惠州」，再貶「儋州」，「必欲殺之」而後快！章惇逼殺蘇軾的手段，令方回極憤慨，認為北宋乃亡於章惇等人之手。不過，要注意的是，蘇軾〈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乃作於謫居黃州之時，詩云：

81 宋·劉克莊撰，《劉克莊詩話》，見《宋詩話全編》，冊8，頁8426。

82 元·方回《桐江續集·題東坡先生惠州定惠院海棠詩後趙子昂畫像併書》，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9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9月，1版），頁535-536。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麤俗。
 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
 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捲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
 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先生食飽無一事，散步逍遙自捫腹。
 不問人家與僧舍，拄杖敲門看修竹。忽逢絕艷照衰朽，嘆息無言揩病目。
 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銜子飛來定鴻鵠。
 天涯流落俱可念，為飲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還獨來，雪落紛紛那忍觸。

83

此詩作於宋神宗元豐三年春。定惠院，又作定慧院，蘇軾初謫黃州時，曾寓居在這裡。在黃州定惠院東的柯丘上，有一株長得很茂盛的海棠，極獲蘇軾賞愛，因為，他將自己在黃州的身世之感、幽獨之思傾移在這故鄉之花上。屈原在〈離騷〉中以懷芳抱潔的香草美人自託，蘇軾此詩亦以高潔幽獨的空谷佳人比海棠，而以海棠自比，暗喻自己之人品心志，並藉以抒寫天涯流落的哀愁與幽獨。除了藝術技巧高超美善之外，詩中更處處閃現蘇軾的身影與情感。故方回詩題所謂「惠州定惠院海棠詩」，「惠州」當作「黃州」，方回一時誤記，當辨正。

三、章惇獲罪遠謫雷州

元符元年（1098）二月，適逢蘇轍六十歲生日，蘇軾在昌化作〈子由生日〉曾云：

上天不難知，好惡與我一。方其未定間，人力破陰鷲。小忍待其定，報應真可必。⁸⁴

蘇軾安慰蘇轍說，章惇等人把持朝政，迫害忠良，無惡不作，違反天道，不是沒

83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見《蘇軾詩集》，冊4，頁1036-1037。

84 〈子由生日〉，見《蘇軾詩集》，冊7，頁2319。

報應，只是時間未到。只要自己稍加忍耐，天道好還，一定可以看到章惇遭報應。其辭微而顯，其義隱而章，是蘇軾嶺海詩中最激亢者，只因為此詩是寫給蘇轍，蘇軾才敢表露對章惇的厭惡與不滿。果然，蘇軾吉人天佑，從海外歷劫歸來，而章惇反而獲罪遠謫嶺南海隅的雷州。蘇軾與章惇的境遇從此大逆轉，有著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章惇從宋哲宗紹聖元年四月拜相之後，一直穩坐相位，「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福天下，勇于害賢，敢于害人。」⁸⁵章惇獨相六年又五個月，以高壓的手段統治百姓，以殘忍的方法對付蘇軾等元祐臣僚，終於自食惡果，嚐到被貶謫的滋味。宋哲宗於元符三年正月己卯崩殂後，章惇想要擁立簡王或申王即帝位，未果。⁸⁶由於押錯寶，宋徽宗即位後，章惇逐漸失勢，屢遭彈劾。如豐稷於元符三年七月作〈劾章惇疏〉，九月作〈論章惇蔡卞登對〉，十月作〈再劾章惇疏〉。⁸⁷陳師錫於元符三年七月作〈彈劾章惇劄子〉、〈乞施行彈劾章惇劄子奏〉；⁸⁸陳次升於元符三年九月作〈彈劾章惇奏狀〉；⁸⁹宋·王稱《東都事略·李清臣傳》載：

徽宗即位，以禮部上書召，復大學士。月餘，拜門下侍郎。章惇罷相，清臣奏章惇為相，朝廷屬以政事，為之不置次補。而惇不念體國，其所以開導上聽者，莫非忮忍殺伐之事。以己之平日仇怨，或託謗訕宗廟，或稱謀危上躬，竄逐南方，投之死地。故貶人并骨肉死者不得歸葬，存者悉為囚徒。又因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者一千餘家。自古姦臣，少惇比者。今既罷去，上以特進守藩，天下人心鬱抑不快。盍加誅殛，以慰民望。惇遂責散官安置。⁹⁰

85 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 2，頁 670。

86 參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 20，頁 12356-12367。

87 宋·豐稷〈劾章惇疏〉、〈論章惇蔡卞登對〉、〈再劾章惇疏〉，參見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 40（成都：巴蜀書社，1994 年 4 月，1 版 1 刷），頁 839-842。

88 宋·陳師錫〈彈劾章惇劄子〉、〈乞施行彈劾章惇劄子奏〉，參見《全宋文》冊 46（成都：巴蜀書社，1994 年 8 月，1 版 1 刷），頁 266-267。

89 宋·陳次升〈彈劾章惇奏狀〉，參見《全宋文》冊 50（成都：巴蜀書社，1994 年 7 月，1 版 1 刷），頁 879。

90 見《東都事略·李清臣傳》，冊 4，頁 1485。

李清臣在紹聖元年，曾與章惇角逐相位，不幸敗北。日後，又被章惇逐出朝廷。此刻，正好假公濟私，公報私仇，棒打落水狗。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稱「以己之平日仇怨，或託謗訕宗廟，或稱謀危上躬，竄逐南方，投之死地。」這正是章惇報復蘇軾的手段。章惇為了報復蘇軾，以謗訕宋神宗的罪名，將蘇軾與蘇轍貶往嶺海，這不折不扣是：「竄逐南方，投之死地。」

章惇除了以各種殘酷的手段迫害元祐臣僚之外，其他如誣譏高太后、廢哲宗皇后孟氏、再對西夏用兵、殘害百姓、陰謀阻撓宋徽宗即位……等等，這些都是章惇被人詬病、譴責的事件，宋·王稱《東都事略·章惇傳》對此有簡要的載述：

惇與卞結中官郝隨為助，言於哲宗，欲追廢宣仁后，自太皇太后太妃皆力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有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惇、卞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勸哲宗起掖庭秘獄，託以左道，廢居瑤華宮。其後，哲宗頗悔，乃歎曰：「章惇壞我名節！」此皆章惇得罪天下後世者。初，神宗用王安石之言，開熙河，謀靈夏，師行十餘年不息。迨聞永樂之敗，神宗當寧慟哭，循致不豫。故元祐宰輔推本上意，專務懷柔夷狄。西夏請故地，以非要害城砦還之。至惇作相，以為蹙國棄地，罪其帥臣，諸路皆進築新砦，收復故地，邊事復興，關中之民大困矣。惇性伎毒，忍於為惡，於是百姓歌之曰：「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小惇則安惇也。其為人所疾如此。⁹¹

宋哲宗即位後，章惇被進封為申國公，任宋哲宗「山陵使」，領銜主持宋哲宗的喪葬、祭禮等事宜。⁹²在封建社會，擔任大行皇帝的山陵使，是一件極榮寵的事；何況，宋哲宗親政後，章惇一直擔任相位，前後長達六年五個月，章惇更是責無旁貸，務必要全力把宋哲宗的喪事辦好。沒想到，章惇卻在此事出了大紕漏，留給政敵攻擊的藉口，從此一步步走向敗亡。

事實上，在章惇擔任宋哲宗山陵使期間，早已有人預言、詛咒章惇將被罷去

91 見《東都事略·章惇傳》，冊3，頁1472-1474。

92 參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20，頁12375。

相位，宋·王明清《揮塵錄·揮塵後錄》載：

韓魏公嘉祐末以翊戴功輔英宗。既為永昭山陵使，使事畢而上不豫矣，不敢辭位。四載而永厚鼎成，以元宰復護葬於洛。魏公先自上疏云：「自有唐至於五代，山陵使事訖求去。今先帝已祔廟，而臣兩為山陵使，恬然不能援故事去位，則是不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雖陛下欲以私恩留臣，顧中外公議且謂臣何？」神宗再三留之，臥家不出。遂以司徒兩鎮節度使判鄉郡相州。元符末，章子厚為永泰山陵使。子厚專權之久，人情鬱陶。有曾誕敷文者作詞，略云：「草草山陵職事，厭厭罷相情懷。」謂故事也。
93

依舊例，前朝宰執必在完成山陵使的職事之後，必須向新君辭去相位，因此韓琦在完成宋英宗山陵使的職事之後，立即向宋神宗堅辭相位，建立典範。《宋史·韓琦傳》載：

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為英宗山陵使。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為跋扈。琦請去，帝為黜陶。永厚陵復土，琦不復入中書，堅辭位。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賜興道坊宅一區，擢其子忠彥秘閣校理。琦辭兩鎮，乃但領淮南。⁹⁴

如今，宋哲宗病亡，章惇擔任山陵使，尚未完事，士人就以幸災樂禍的心情，嘲諷章惇一想到自己即將罷相，實在無心做好山陵使的職事。果然，一語成讖！

元符三年九月，扈從靈駕至成皋時，竟然讓宋哲宗的「大昇輦」陷在泥濘中，暴露通宵，一直到隔天才繼續向陵墓前進。章惇因此被罷去相位，出知越州。當時，蔡京作〈章惇罷左僕射知越州制〉云：

93 宋·王明清撰，穆公校點，《揮塵錄·揮塵後錄》，見《宋元筆記小說大觀》，冊4，頁3654。

94 見《宋史·韓琦傳》，冊13，頁10226。

奉先者事亡如存，追遠者送終為大。朕祇若先后，率循舊章。考卜因山之陵，夙命秉鈞之使。慮愆有素，職墮弗虔。其孚大廷，以詔多士。具官章惇早以時望，揚于庶工。出逢聖作之時，參陪國是之論。比以宰衡之任，總護容車之行。稽留半塗，暴露通夕。惟爾不任，慨然永懷。累上封章，自陳誠懇。乞還相印，出守州符。深務矜容，俯從勤請。於戲！君臣之分，禮欲曲全。朝野之言，咎將誰執？往祇成命，服我寬恩。⁹⁵

章惇尚未到越州任，又被貶為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⁹⁶從此淪為罪人。當時，徐勣作〈章惇責授武昌君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云：

敕。依勢作威，法所不赦。懷諛迷國，罪何可逃。用明去惡之刑，以謹為臣之戒。具官某，處心忮忍，賦性陰邪。自我先朝，超居上宰。為之不置次輔，所以責其成功。眷遇之勤，可謂至矣。當思夙夜，以盡忠嘉。而乃恣其凶暴之心，靡有弼諧之助。先皇帝天資仁孝，勤儉愛人，每形德音，具見惻怛。及爾輔政，肆行誕謾。凡陳開導之言，無非殺伐之事。陰挾仇怨，妄肆中傷。或稱謀危上躬，或託謗訕宗廟。擯除禁近，視若孤豚。排斥搢紳，棄如斷綆。投之荒裔，肯與生還。存者悉為囚徒，死者不得歸葬。數更沛宥，莫或敘收。廢格上恩，竊弄威柄。援引奸黨，布滿要途。造作言語，更相倡和。有司觀望，慘刻成風。殺伐無辜，道路以目。乖氣致異，上天降凶。水旱連年，民靡寧止。爾之罪惡，滋以貫盈。自古姦臣，未有爾比。近從薄責，尚守大藩。人言沸騰，交達予聽。國有常典，宜即嚴誅。尚示寬恩，俾之遠竄。益務循省，無重悔尤。可。⁹⁷

所謂「陰挾仇怨，妄肆中傷。」「排斥搢紳，棄如斷綆。投之荒裔，肯與生還。」

95 宋·蔡京〈章惇罷左僕射知越州制〉，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2，頁667-668。《東都事略·章惇傳》亦載：「遷特進，封申國公，充哲宗山陵使。至成皋，大昇輦陷于濘，踰宿而行，坐是出知越州。」冊3，頁1474。

96 《東都事略·章惇傳》載：「未至，責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冊3，頁1474。

97 見宋·無名氏編，司祖義校訂，《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1版2刷），頁790-791。

正是章惇加諸蘇軾身上的殘酷報富。這一篇謫詞，可說概括了章惇擅權六年五個月的惡行。

章惇被罪謫的消息傳到北方遼國，遼主連聲道好。出使到宋朝的遼使更覺得章惇罪無可逭，死有餘辜，現在只將他貶謫，實在太便宜他了。左正言任伯雨之彈劾章惇：

臣又風聞虜使言，虜主去年喫食，以聞中國貶黜章惇，虜主不覺放箸跳起曰：「甚好！甚好！南朝錯用此人。」虜使又曰：「何故如此行遣？」以此觀之，惇之姦邪，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四海九州，夷狄蠻貊，莫不以為可殺也。⁹⁸

章惇的惡名四處流播，無遠弗屆，連遠在北方邊陲的遼國君臣都知道其惡劣行跡，一個人的名聲能壞到這個樣子，實在不容易。於是，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左正言任伯雨又彈劾章惇誣罔高太后，罷廢哲宗皇后，誣告元祐大臣，「犯上不道，死有餘責。」⁹⁹「塗炭衣冠，毒流天下。」⁹⁹於是章惇被謫為雷州司戶參軍，從此成為貶嶺南的罪人。當時，上官均作〈章惇貶雷州司戶制〉責說：

宰輔之政，當以安社稷為心。屬時艱難，而包藏姦謀。規撓大計，公肆橫議，無所忌憚。蒐慝殄行，作孽自己，雖務矜貸，義何可容。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章惇天資險虐，果於凶德。紹聖之初，擢登宰輔。不能以義自克，酬稱恩遇。依勢作威，竊弄權柄。擠仇報德，瀆亂典刑。人神怨恫，達於夷裔。方先帝奄棄天下，中外震驚。乃復於定策之際，陰懷異志，獨倡姦言。賴母后聖明，睿意先定。克正名分，神器有歸。肆朕纂服之初，言章沓至。含容掩覆，抑而不揚。輿論沸騰，囊封繼上。僉以彰善癉惡，出於公義。上承天心，非朕可私。處以常刑，宜在顯戮。投真南嶠，實為寬恩。¹⁰⁰

98 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 2，頁 674。《宋史·任伯雨傳》亦載此事，參見冊 14，頁 10965。

99 參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 2，頁 673。

100 宋·上官均〈章惇貶雷州司戶制〉，見《全宋文》，冊 46，頁 355。《東都事略·章惇傳》載：

果如其說，章惇之惡，可謂罄竹難書，天人共憤！當年，章惇利用林希草制醜詆蘇軾，林希為討好章惇，極力羅織、編造蘇軾罪名，但若跟此文相較，城乃小巫見大巫。

此時的章惇，由權力的雲霄頂端跌落萬丈深淵，內心極不平衡。宋·陸游《家世舊聞》載：

先君言：元符末，章相罷政，出東水門，至淮門道旁堠上，盡署大字，云：「我是里堠，奉白子厚。山陵歸後，專此奉候。」沿路無一遺者。先君自京師侍行赴亳社時，猶見之。¹⁰¹

章惇獨相多年，沒想到在擔任大行皇帝山陵使之後，連遭貶斥，由呼風喚雨的權相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一時之間調適不過來，只好借里堠之口自我調侃、消遣。對於章惇被貶往雷州，清·王文誥評說：

兩公（蘇軾、蘇轍）貶至瓊、化別駕，封賜猶存，服帶如舊。惇貶至司戶參軍，則封賜盡去，以綠袍拜命矣。時惇由潭州貶所赴雷，故道中不遇也。¹⁰²

王文誥嘲諷章惇曾百般折磨蘇軾，可是自己現在卻更落魄，更淒慘，真是自作自受。不過，這只是王文誥個人的意見，不是蘇軾的本心。當時，蘇軾已過嶺北歸，聽到章惇貶雷州的消息，作〈與黃師是〉云：

「再貶雷州司戶參軍。」冊3，頁1474。《宋史·章惇傳》亦載：「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惇厲聲曰：『以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則申王當立。』皇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惇尚欲言，知樞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皇太后決策立端王，是為徽宗。遷惇特進，封申國公。為山陵使，靈輦陷澤中，踰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尋貶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后，又貶雷州司戶參軍。」冊17，頁13713。

101 見宋·陸游撰，孔凡禮點校，《家世舊聞》（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12月，1版1刷），頁204-205。

102 見《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冊3，頁1495。

子厚得雷，聞之驚歎彌日。海康地雖遠，無瘴癘，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穩。望以此開譬太夫人也。¹⁰³

黃寔，字師是，其母是章惇之姊，其女嫁給蘇轍之子。黃寔與蘇軾素來交好，所以蘇軾寫信要黃寔寬慰其母，也就是寬慰章惇的姊姊，要她不必為弟弟章惇擔憂。

建中靖國元年三月，蘇軾北歸至南昌。此時，繼海南島「驚相公」之後，蘇軾又講了一個調侃章惇的笑話。宋·彭乘《墨客揮犀》載：

（蘇軾）遷儋州，久之，天下傳聞，子瞻已仙去矣。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至南昌府，太守葉公祖洽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邪？」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¹⁰⁴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東坡和陶詩》亦載此事，部份文字相似，然對前因後果交代得較詳細：

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時魯直在黔南聞之，作偈曰：「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人，子瞻百世士。出處固不同，風味亦相似。」尋又遷儋耳。久之，天下盛傳子瞻已仙去矣。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至南昌，太守云：「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耶？」東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¹⁰⁵

黃庭堅筆下那位要殺蘇軾的「時宰」，指的當然是章惇。如今，蘇軾自嶺海北歸中原，章惇反而被貶到嶺南雷州。世事難料，風水輪流轉，真是一大諷刺。洪州知州葉祖洽與蘇軾是舊識，為蘇軾接風洗塵，宴席間，用開玩笑的口吻述說蘇軾仙逝的傳聞。而蘇軾也配合葉祖洽的口氣，以開玩笑的口吻回答他的問題。蘇軾意思是說，章惇為惡多端，遭到報應，已被打入陰間地獄，而自己積德為善，故

103 〈與黃師是五首〉之三，見《蘇軾文集》，冊4，頁1743。

104 《墨客揮犀》，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7，頁704。

105 宋·釋惠洪撰，李保民校點，《冷齋夜話》，見《宋元筆記小說大觀》，冊2，頁2203。

被放回陽世。蘇軾善戲謔，愛說笑，這個笑話多少也反映出他對章惇殘酷性行的不滿與譏刺吧！

四、章援求蘇軾放過章惇

蘇軾北歸，聲望崇高，輿論亦深盼朝廷能重用蘇軾。元符三年九月，蘇軾行抵廣南西路之鬱林。鬱林王太守作詩慰問蘇軾，蘇軾作〈次韻王鬱林〉云：

晚途流落不堪言，海上春泥手自翻。漢使節空餘皓首，故侯瓜在有顏垣。
平生多難非天意，此去殘年盡主恩。誤辱使君相揆拭，寧聞老鶴更乘軒。
106

蘇軾坦言，自己被遠謫嶺海，流落蠻荒，遭環境惡劣，經濟匱乏，自食其力，真是受盡苦辛。此際，年華已老去，空有滿頭白髮，只求能安守田園。蘇軾回顧自己一生，先貶黃州，再貶惠州，三貶儋耳，過了十多年的貶謫生活，真是多災多難。不過蘇軾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是為國為民，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所以這一切的災難，並不是上天對自己的責罰，只是政敵對自己的迫害。當然，在那些迫害蘇軾的政敵中，章惇不僅是其中的一位，也是手段最厲害、最殘酷的一位。此時，蘇軾感念宋徽宗讓自己不必老死海南島，也感謝鬱林王太守的慰勉。要注意的是，末句云：「寧聞老鶴更乘軒」，很明顯地，當時鬱林王守除了慰問蘇軾之外，詩中一定曾提到蘇軾將被起復、重用的話語，所以蘇軾才會以《左傳》衛懿公鶴乘軒車、享祿位的典故，¹⁰⁷謙稱自己年歲已大，不可能再受君王眷顧，再僥倖當大官、享厚祿了。

蘇軾自稱「寧聞老鶴更乘軒」，當然是一種謙詞，然而，鬱林王太守期待蘇軾被起復、重用的化語，卻是當時輿論的反應與呈現。如宋·李廌〈次韻東坡還自嶺南〉亦云：

106 〈次韻王鬱林〉，見《蘇軾詩集》，冊7，頁2385-2386。

107 《左傳·閔公二年》載：「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焉。』」見《左傳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1版1刷），冊上，頁179。

憑陵歲月固難堪，食藥多來味卻甘。時雨纔聞遍中外，臥龍相繼起東南。
天邊鶴駕瞻仙袂，雲裡詩牋帶海風。重見門生應不識，雪髯霜鬢兩毵毵。
108

自從蘇軾得罪南遷之後，李廌再也不曾和蘇軾見過面。蘇軾固然已「鶴骨霜髯」，¹⁰⁹連李廌也兩鬢飛霜了。李廌對蘇軾貶謫嶺海所受的苦難表示慰問，對蘇軾的詩藝與風采卻極推崇。詩中，被宋徽宗自東南方起復的「臥龍」，主要指的就是蘇軾。此外，宋·黃庭堅作〈病起荊江亭即事〉亦云：

文章韓杜無遺恨，草詔陸贄輕諸公。玉堂端要直學士，須得儋州禿鬢翁。
110

黃庭堅稱美蘇軾詩文的成就如唐代大文豪杜甫、韓愈，論政之卓越見識如唐代賢相陸贄，文藝與事功不僅上追先賢，更傲視當代諸公。蘇軾自海南島北歸，年華已老去，鬢髮已斑白稀疏，故黃庭堅暱稱為「儋州禿鬢翁」。蘇軾在貶惠州、昌化之前，已官拜禮部尚書，其官職早已超越翰林學士。所以，此處黃庭堅建議朝廷要讓蘇軾任翰林學士只是一種客氣的比喻，真正的意思是企盼朝廷重用蘇軾。

此時，蘇軾所到之處，百姓仰慕，夾道歡迎，令蘇軾受寵若驚。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載：

東坡自海外歸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運河岸，千萬人

108 宋·李廌〈次韻東坡還自嶺南〉，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 2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6 月，1 版 1 刷），頁 13628。宋·阮閱《詩話總龜》引王直方詩話，誤以為此詩是李之儀（端叔）的作品，當訂正。參見《宋詩話全編》，冊 2，頁 1588-1589。

109 蘇軾原唱〈贈嶺上老人〉自稱：「鶴骨霜髯心既灰，青松合拍手親栽。」見《蘇軾詩集》，冊 7，頁 2424。

110 見宋·黃庭堅撰，宋·任淵、史容、史溫注，《山谷詩集註·山谷詩內集註》（台北：學海出版社，1979 年 10 月，1 版），頁 812。

隨觀之。東坡顧坐客曰：「莫看殺軾否？」其為人愛慕如此。¹¹¹

蘇軾深受人民愛戴的情形，由此可見一斑。當時，民間盛傳蘇軾即將拜相，蘇軾〈與傅質〉云：

見諭，某何敢當，徐思之，當不爾。然非足下相期之遠，某安得聞此言，感愧深矣。¹¹²

傅質當時任真州知州，他聽說宋徽宗將任蘇軾為相，趕忙向蘇軾賀喜。雖然，蘇軾自己不相信這個訊息，但仍感謝傅質的期許與關懷。由此看來，當時確有蘇軾拜相的輿論和傳言。

正因為當時傳說蘇軾即將受到大用，因此章惇的小兒子章援寫信請座師蘇軾放過老父一馬。章惇有四個兒子，其中三位官位不顯，只有幼子章援較特出，與蘇軾的關係更是微妙。章惇有一個很大的優點，那就是自己身為宰相，卻不會對親人徇私，《能改齋漫錄·章子厚與叔安仁令書》載：

章申公子厚，與其叔安仁令書曰：「弊政之後，諒煩整葺。寬而不弛，猛而不殘。待寄居遊士有禮，而不與之私交；一切守法，而於人情從容。此亦吾叔所能辨也。」¹¹³

章惇連對自己的親叔叔都如此嚴肅叮嚀，諄諄期勉，那麼對其他晚輩也就可想而知了。《宋史·章惇傳》載：

惇敏識加人數等，窮凶稔惡，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

111 見宋·邵博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1版2刷），頁160。宋·周輝《清波雜誌·東坡祠》亦載此事，文字稍有不同，參見頁122。

112 〈與傅質〉，見《蘇軾文集》，冊4，頁1749。

113 見《能改齋漫錄·章子厚與叔安仁令書》，頁368。

嘗為校書郎，餘皆隨牒東銓仕州縣，訖無顯者。¹¹⁴

其中，章援、章持之登第與蘇軾有關。

（一）蘇軾洩題給李廌遭章援、章持偷竊的傳說

元祐元年（1086）九月十二日，蘇軾由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元祐二年（1087）八月一日，蘇軾兼侍讀，講讀於邇英閣。元祐三年（1088）正月十七日，蘇軾與吏部侍郎孫覺、中書舍人孔文仲同權禮部貢舉，二十一日辟黃庭堅、晁補之、張耒等人為參詳、點檢試官同入試院。本來，蘇軾以為此次科考，憑李廌的才情，應該會名列前茅。沒想到，三月榜出，李廌竟然名落孫山，而章惇的兩個兒子章援、章持反而中高第。從此，蘇軾成為章援、章持的座師，使蘇軾與章惇的關係更加複雜，後來更衍生出蘇軾洩題給李廌，卻遭章援、章持偷竊的傳說。此事，不但牽涉到蘇軾與章惇父子的關係，更關係到蘇軾的人品、聲譽，必須加以辨明。

當時，李廌落榜後，蘇軾曾作詩加以慰勉，〈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詩送之〉云：

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
我慚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青袍白紵五千人，知子無怨亦無德。
買羊酤酒謝玉川，為我醉倒春風前。歸家但草凌雲賦，我相夫子非臞仙。
115

蘇軾領貢舉，李廌落榜，蘇軾為此感到慚愧。雖然，蘇軾在詩中曾流露遺珠之憾與自責之意；不過，這只是人情之常，並無見不得人的情事。因此，蘇軾寬慰李廌說，一切成敗自有天命，不必怨天尤人。

114 見《宋史·章惇傳》，冊 17，頁 13713。

115 〈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詩送之〉，見《蘇軾詩集》，冊 5，頁 1568-1570。

當時，同為考官的黃庭堅，也曾作詩表達內疚之情，〈次韻子瞻送李彖〉云：

驥子落地追風日，未識千里誰能識。習之實錄葬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
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雖然一闕有奇偶，博懸於投不在德。
君看巨浸朝百川，此豈有意潢潦前。願為霧豹懷文隱，莫愛風蟬蛻骨仙。
116

黃庭堅以唐代的李翱譬喻李廌，認為他的文章已有相當的火候。黃庭堅自言此次輔佐蘇軾選拔人才，卻錯失了李廌，難塞其責。不過，黃庭堅也期勉李廌，人生的際遇雖有乖舛、順遂之別，自當效法南山玄豹，期遠大而不求速成。

元祐四年（1089）四月十五日，蘇軾即將出守杭州。為了救助李廌的貧困，鼓勵他繼續進德修業，奮力上進，蘇軾特地將高太后賜給自己的駿馬玉鼻騂轉贈給李廌，又作〈贈李方叔賜馬券〉，方便李廌將此駿馬高價轉賣，維持生計：

元祐元年，予初入玉堂，蒙恩賜玉鼻騂。今年出守杭州，復沾此賜。東南例乘肩輿，得一馬足矣。而李方叔未有馬，故以贈之。又恐方叔別獲嘉馬，不免賣此，故為出公據。四年四月十五日，軾書。¹¹⁷

蘇軾深知李廌得到玉鼻騂後，因家貧勢必轉賣，故寫此券，婉轉說明，盡力顧及李廌的顏面與感受，可謂用心良苦，誠摯感人。當時，蘇軾此舉甚受世人稱許，堪稱是師友風義的典範。如黃庭堅評說，有了蘇軾親筆妙墨書寫的馬券，這匹天廐馬玉鼻騂身價最少增值十倍。希望有仁人君子能以二十萬買下駿馬與馬卷，解除李廌的衣食之憂，讓他能安心向學。¹¹⁸蘇軾除了在經濟上救助李廌，又勉勵

116 〈次韻子瞻送李彖〉，見《山谷詩集註·山谷詩內集註》，頁 566-569。

117 〈贈李方叔賜馬券〉，見《蘇軾文集·蘇軾軾文集編》，冊 6，頁 2539。

118 宋·黃庭堅〈題東坡所作馬券〉載：「翰林蘇子瞻所得天廐馬，其所來甚寵，加以妙墨作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繼，將不能有此馬，御以如富貴之家，輒曰：『非良馬也。』故不售。夫天廐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爾，豈可求賜馬盡良也！或又責方叔受翰林之惠，當乘之往來田間，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癢痛者，從旁論砭疽爾。甚窮亦難忍哉！使有義士能捐二十萬，并券與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懸，亦足以豪矣。眾不可，蓋遇人中

他說：

丈夫功名在晚節者甚多，如國手棋，不須大段用意，終局便須勝也。¹¹⁹

蘇軾說，大國手下棋，前面雖不特出，到後來卻常出人意表，反敗為勝，贏得最後的棋局。同樣的道理，古代功成名就的大丈夫，也不是每個人都一帆風順；其中，大器晚成者比比皆是。所以，蘇軾勉勵李廌千萬不要因為一時的失意、挫折，便灰心沮喪，自暴自棄。只要能堅持理想，努力不懈，終究會有成功的一天。

對於蘇軾與黃庭堅之期勉，李廌一直很感念，〈某頃元祐三年春，禮部不第，蒙蘇軾先生送之以詩，黃魯直諸公皆有和詩。今年秋，復下第。將歸耕潁川，輒次前韻，上呈編史內翰，及乞諸公一篇，以榮林泉，不勝幸甚〉：

半生虛老太平日，一日不知人不識。鬢毛斑斑黑無幾，漸與布衣為一色。
平時功名眾所料，數奇辜負師友責。世為長物窮且忍，靜看諸公樹勛德。
欲持牛衣歸潁川，結廬抱耒箕隗前。祇將殘齡學農圃，試問瀛洲紫府仙。
120

平日，大家都肯定李廌的才學，認為他高中金榜，考取功名，指日可待。只可惜，李廌空有才學、令譽，然賦命奇舛，屢試不中，最後只好認命歸老田園。雖然如此，李廌對蘇軾與黃庭堅卻極感念，認為自己有負他們的訓勉與期待，因此依韻和詩，抒寫自己的失意落寞，並表達心中的感謝。

磊磊者，試以予書示之。」見《山谷題跋》（台北：廣文書局，1971年12月，1版），卷1，頁9-10。蘇軾贈馬給李廌，用其本意就是讓他賣馬度日。所以，黃庭堅此文，頗能發明蘇軾救助李廌貧困生活的本心。故清·潘永因《宋稗類鈔》載：「東坡有〈與李方叔公據〉，蓋恐方叔賣所遺玉鼻騂，為立公據以便之。公據，券也。山谷跋曰：『子瞻妙墨作券。或責方叔當成之，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癢痛者，從旁論砭疽爾。』」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6月，1版），頁299。

119 此為蘇軾佚文，出自《晚香堂蘇帖》，引見孔凡禮撰，《蘇軾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2月，1版1刷），冊中，頁867。

120 宋·李廌〈某頃元祐三年春……〉，見《全宋詩》，冊20，頁13609。

由以上的情事看來，李廌對於昔日蘇軾主試、自己落榜一事，一直抱持著正面的態度。這一切，只怪自己命奇，考運不佳，怨不得別人。對於蘇軾，李廌只有心存感激，並無怨言。宋·葛立方《韻語陽秋》評說：

秦太虛舉進士不得，東坡詩曰：「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深為稱屈也。李方叔省試不得第，而東坡領貢舉，嘗有詩贈之云：「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我慚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山谷和云：「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座主歸過於己，門生歸命於天，俱一世之賢也。¹²¹

清·查慎行《初白庵詩評》也評說：

此有歉懷，彼無怒色，兩得之矣。¹²²

這些都是極客觀的評論，深得蘇軾與李廌的本心。待人以誠，相處以義，這是蘇軾的師友之道，也是他對待李廌的態度。

從宋朝開始，人們對蘇軾主考、李廌落榜一事就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屢見載述，如宋·王直方《王直方詩話·蘇黃惜李方叔下第詩》云：

李方叔為坡公客。坡公知貢舉，而方叔下第，有詩云：「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目還迷日五色。」山谷和之云：「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蓋是時山谷亦在貢院中也。¹²³

宋·朱弁《風月堂詩話》云：

121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見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1月，1版），冊2，頁634。

122 清·查慎行《初白庵詩評》，見《蘇軾資料彙編·詩評》，下編，頁1779。

123 《王直方詩話·蘇黃惜李方叔下第詩》，見《宋詩話全編》冊2，頁1176。

東坡知貢舉，李彘方叔久為東坡所知，其年到省諸路舉子人人欲識其面，考試官莫不欲得方叔也，坡亦自言「有司以第一拔方叔耳」，即拆號，十名前不見方叔，眾已失色，逮寫盡榜，無不駭嘆。方叔歸陽翟，黃魯直以詩敘其事送之，東坡和焉。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真迷日五色」之句，其用事精切，雖老杜、白樂天集中未嘗見也。¹²⁴

文中，「方叔歸陽翟，黃魯直以詩敘其事送之，東坡和焉。」所言未確！當是，蘇軾先作詩送李廌，黃庭堅再和作。黃庭堅詩題云：「次韻子瞻送李彘」，先後次序，明白可辨。又如宋·任淵註黃庭堅〈次韻子瞻送李彘〉亦云：

李彘，字方叔，陽翟人，素為東坡所知。元祐三年，東坡知貢舉，得程文異之，謂必方叔，擢置第一。既開榜，非是，東坡悵然，作詩送方叔。¹²⁵

宋·王稱《東都事略·李廌傳》亦載：

李廌，字方叔，陽翟人，博學，溢于詞章，受知于蘇軾。軾知貢舉，有程文瑰異，軾曰：「此必廌也。」既而乃非是，悵然久之。廌竟無成而卒，然文益奇。¹²⁶

這些都是比較持平的記載。或許，蘇軾欣賞李廌的才華，內心也希望李廌金榜題名；沒想到，李廌考運不佳，應試失常，天意如此，蘇軾雖有心拉拔他也無可奈何。

李廌落榜，這本來只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只因為主考官蘇軾與李廌的關係比較密切，又曾作詩加以慰勉，沒想到竟由此衍生出不少穿鑿附會的傳說，對蘇軾的清譽造成很大的傷害，連帶地也把章惇的兩個兒子牽扯進來。宋·趙彥衛《雲麓漫抄》載：

124 宋·朱弁《風月堂詩話》，見《宋詩話全編》，冊3，頁2949。

125 見《山谷詩集註·山谷詩內集註》，頁566-567。

126 見《東都事略·李廌傳》，冊4，頁1796。

元祐三年，先生知舉時，致平為舉子。初，致平之文法荆公，既見先生知舉，為文皆法坡，遂為第一。逮揭榜，方知子厚子。¹²⁷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載：

東坡素知李薦方叔。方叔赴省試，東坡知舉，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數十字，且語黃魯直曰：「是必吾李薦也。」及拆號，則章持致平，而薦乃見黜。故東坡、山谷皆有詩在集中。初，薦試罷歸，語人曰：「蘇公知舉，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後。」及後黜，薦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兒遇蘇內翰知舉不及第，它日尚奚望？」遂閉門睡，至夕不出。發壁視之，自縊死矣。薦果終身不第以死，亦可哀也。¹²⁸

章援，字致平，是章惇的季子，故文中「章持致平」應是「章援致平」之誤，當訂正。宋·葉夢得《石林詩話》亦載：

李薦，陽翟人，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舉，薦適就試，意在必得薦以魁多士。及考，章援程文，大喜，以為薦無疑，遂以為魁。既拆號，悵然出院。以詩送薦歸，其曰：「平時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蓋道其本意。薦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書責子瞻不薦己，子瞻後稍薄之，竟不第而死。¹²⁹

葉氏所言不可信！因李薦日後接受蘇軾教誨，幡然悔誤，無論品性、學問都大有長進。而蘇軾一生對李薦一直很關愛，彼此時相過往，書信往來不斷。如蘇軾晚年自海南島北歸，作〈答李方叔〉云：

127 見宋·趙彥衛撰，傅根清點校，《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8月，1版1刷），頁155。

128 見《老學庵筆記》，頁125。

129 宋·葉夢得《石林詩話》，見《歷代詩話》，冊1，頁417。

比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輩，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益於今，必有覺於後，決不碌碌與草木同腐也。¹³⁰

李方叔即李廌，蘇軾對李廌的賞愛於文中表露無遺，葉夢得《石林詩話》之誤極顯明。此次科考，章惇的兩個兒子都中高第。章援，字致平，考中第一名；章持，字子平，考上第十名。從此，蘇軾成為章援與章持的座師。章惇是新黨陣營的主將，王安石又是提拔章惇的恩人，所以章援在新黨主政時學習王安石文章的風格，這是理所當然的。現在，舊黨主政，蘇軾知貢舉，章援見風轉舵，轉而學習蘇軾文章的風格，他有權作這樣的選擇與改變，沒有人可以說他不對。章援能考中狀元，那是他個人的本事。可是，宋人卻暗示說，蘇軾誤以為章援的卷子是李廌的，才擢置為第一。這種說法，對才學俱佳的章援是很不公平的，對蘇軾也是一種污蔑。

尤有甚者，宋人又有一種傳說，說蘇軾在入闈之前，先叫兒子蘇過把考題和範文送去給李廌，可是李廌恰巧外出，試題被來訪的章援、章持兩兄弟竊走，導致二章高中，而李廌反而名落孫山。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載：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揚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為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預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所謂「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

130 〈答李方叔十七首〉之十六，見《蘇軾文集》，冊4，頁1581。

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為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¹³¹

羅大經認為蘇軾為了照顧故友之子李廌，不惜把題目和範文洩漏給他，真乃「盛德事」；然李廌命薄，無福消受，反而便宜了章援和章持兩兄弟。而蘇軾此舉也落人口實，讓章惇有藉口攻擊他包藏私心，結黨營私，真是太令人惋惜了。其說不可信！洩漏進士考試的試題和範文，是何其重大的事件，李廌何以不在家等待？蘇過受父親重託，為何不親自交給李廌？為何隨意交給李廌的僕人？李廌為何知道蘇軾將試題和範文洩漏給自己？為何知道試題和範文被章氏兄弟竊走？試題和範文果真被章氏兄弟竊走，李廌為何默不作聲，為何不謀求補救之道？羅大經《鶴林玉露》的載述，荒誕離譜，漏洞百出，極不合情理，類似小說家之言。若其說屬實，對蘇軾來說，恐怕不僅不是「盛德事」，反而是違法犯禁的「敗德事」，大損其清譽！明·方鵬《責備餘談》載：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屬意於李方叔，命其子叔黨持一簡去。值方叔出，僕受簡置几格間。俄而章惇子持、援來訪，取簡竊視，乃〈劉向優於揚雄論〉也。二子徑持去。場中果出此題。援第一人，持第十人，東坡為之悵然。近世大儒有云：「固不當假公法以報私怨，亦不當廢公義以報私恩。」此名言也。君子之於故舊，汲引之可也，勉進之可也，如軾之所為不可也。上欺其君，下私其友，明干乎典法，幽犯乎鬼神，且使權奸之子夤緣而進，軾之罪於是乎不文矣。¹³²

方鵬一反羅大經盛德說，厲責蘇軾假公濟私，欺君玩法，冒犯鬼神，罪不可恕。若蘇軾確實有洩題之舉，對於方鵬的指控亦無話可說，只能坦然承受罵名；問題是方鵬對蘇軾的嚴厲譴責，只是道聽途說，憑空立言，這就污蔑了蘇軾的清譽，對「權奸之子」章援、章持也不公平。

正因為蘇軾與李廌內心坦蕩蕩，所以日後，蘇軾、李廌及其友朋都把蘇軾知舉、李廌落第一事當作茶餘飯後的笑話來談論。李廌《濟南先生師友談記》載：

131 見《鶴林玉露》，頁 92-93。

132 明·方鵬《責備餘談》，見《蘇軾資料彙編》，上編三，頁 970-971。

東坡帥定武，諸館職餞於惠濟。坡舉白浮歐陽叔弼陳伯修二校理、常希古少尹，曰：「三君為主司而失李方叔，茲可罰也。」三君者無以為言，慚謝而已。張文潛舍人在坐，輒舉白浮東坡先生曰：「先生亦當飲此。」東坡曰：「何也？」文潛曰：「先生昔知舉而遺之，與三君之罰均也。」舉坐大笑。¹³³

蘇軾知貢舉是在元祐三年正月，出知定州是在元祐八年（1093）九月，還不到六年的時間，蘇軾竟已忘記昔日自己知舉、李廌落第一事，因而遭到門人張耒的取笑。若非必無考試作弊洩題營私的不軌情事，張耒決不會重提此事，李廌也不會將此笑談載入書中。

宋·魏了翁最能體會蘇軾光明磊落的心胸與人格，他拜讀蘇軾〈與李方叔書〉的墨跡後，評論說：

歐陽公之司貢也，疑蘇公為曾南豐，寘之第二，然南豐時在得中，公初不知也。及蘇公司貢，則不惟遺其門人，雖故人之子，亦例在所遺。觀其與李方叔詩及今蒲氏所藏之帖，若將愧之者。然終不以一時之愧，易萬世之所甚愧，此先生行己之大方也。使士大夫常懷歐公之疑，而負蘇公之愧，古道其庶幾乎？¹³⁴

清高宗乾隆欽定《唐宋詩醇》評說：

以軾正人，豈肯於糊名易書之時，暗通關節，以示恩者乎？委之於天而勉之以無怨，且期之以「夫子非臞仙」，切磋之誼，愛戀之忱，不當如是哉！

135

133 見宋·李廌撰，《濟南先生師友談記》（台北：藝文印書館，未著出版年月與版次），頁 23-24。

134 宋·魏了翁《鶴山題跋·跋蘇文忠公墨跡》，見楊家駱主編，《宋人題跋》（台北：世界書局，1982年3月，4版），冊下，頁 269。

135 見《唐宋詩醇》，冊下，頁 814。

清·王文誥亦辨說：

公屢奏未出榜時，黨人先有失士之論，蓋自知舉命下，董敦逸已論奏取士必不當，其餘造作不一。而流傳小說，多有章援、章持竊得李廌策題之說，此不足道也。¹³⁶

以上諸說從蘇軾的人品、蘇軾贈李廌詩的意涵、新黨誣陷的手段及當時的政治氛圍去分析洩題的傳言，中情中理，讓人信服。

最後，我們要特別辨明的是清朝查慎行的評論，因為其中有精闢的見解，但也有不合情理的說法。《蘇詩補註》載：

李方叔之父名惇，字憲仲，東坡同年友也，故平生與方叔極相周恤。集中有〈答方叔書〉云：「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所諄諄期望者，實欲方叔守道自信，相勉于道，而不務相引于利。」則先生之自待與所以待方叔者，直以古處為期。偶閱宋人趙潛《養痾漫筆》云：「東坡知貢舉，將鎖院，緘封一簡，令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揚雄優于劉向論〉一篇，二章攜之以去。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及拆號，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方叔竟下第。坡拳拳于方叔如此，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子厚小人以坡為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云云。果若所言，乃末俗潛通關節，冒犯科條者所為，先生豈肯出此？此必章惇父子造為此語，以誣先生。趙氏不察其誣，傳諸紀載，于先生品望所損不細，特為辨正。¹³⁷

查慎行說蘇軾絕對不是「潛通關節，冒犯科條」之人，所言極是！雖然蘇軾獎掖人才、提攜後進不遺餘力，可是蘇軾對他們都以直道相勉，如果蘇軾果真做出洩

136 見《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冊2，頁1026。

137 見清·查慎行注，《蘇詩補註》（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10月，1版），卷30，頁4。

漏題目、提供範文這種嚴重違背律法的事情，他如何能在李廌落榜後嚴正告誡說：「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為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¹³⁸蘇軾這段話，期勉李廌進德修業，勿貪名利，勿求速成，諄諄勸誡，令人動容！清·儲欣評說：「百朋之錫也，舉萬世欲為君子者，實受其賜。」¹³⁹雖然蘇軾愛護李廌，希望他能出人頭地，但卻要求他必須合於道德禮義。因此，蘇軾知貢舉，為國選拔人才，絕對不可能洩漏題目、提供範文給李廌，否則將如何自處？將如何訓勉李廌？將如何面對天下人？蘇軾死後，李廌曾哀悼說：「道大難名，才高眾忌。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¹⁴⁰蘇軾果真是洩題者，李廌如何寫出這種發自內心、傳誦天下的悼語了？如果蘇軾真的洩題給李廌，為何在贈詩中還會覺得愧疚？洩題之事，何等嚴重，蘇軾父子與李廌為何如此草率從事？由此看來，蘇軾洩題給李廌卻遭章惇、章持偷竊的傳說絕對不可信。不過，此處要特別辨明的是，查慎行所云：「此必章惇父子造為此語，以誣先生。」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宋人普遍認為章惇雖然「心術不正」，卻「聰明過人」！¹⁴¹聰明如章惇怎麼會捏造出這種

138 〈與李方叔書〉，見《蘇軾文集》，冊4，頁1420。

139 清·儲欣《東坡先生全集錄·與李方叔書》，見曾棗莊、曾濤編，《蘇文集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5月，1版），頁330。

140 宋·釋惠洪《石門題跋·跋李彖弔東坡文》載：「東坡以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歿於常州，時錢濟明侍其傍，白曰：『端明平生學佛，此日如何？』坡曰：『此語亦不受。』遂化。李彖為文以弔之曰：『道大難名，才高眾忌。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載英靈之氣。』士大夫稱其詞賅而美。今錄以示常道人，亦可以舉示山中諸道友也。」見《宋人題跋》，冊上，頁482。宋·張端義《貴耳集》亦載：「東坡會葬，有齋筵。李方叔作致語曰：『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蜀有彭老山，東坡生則童，東坡死復青。」（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5月，1版），頁14。二書文字稍有不同，可參看。由此看來，李廌弔蘇軾文，在宋朝確實膾炙人口，深受讚美，常被載述。

141 宋·陳長方《步里客談》載：「邵康節先天學，自李挺之、穆伯長相授。《墓志》中云：『推其源流，遠有端緒。』其實自陳希夷來。嘗云：『天下聰明過人，惟程伯淳、正叔；其次，則章惇、邢恕，可傳此學。』程先生問：『幾年可成？』曰：『二十年。』先生曰：『某兄弟無此閑工夫。』章、邢聞邵康節語，遂來。康節視之曰：『章子厚、邢和叔心術不正，挾此將何所不為？』終不與之。故先天之學不傳。嘗為章子厚筮一卦，說平生，不差一字。」見《景

損人不利己的謠言？清·王文誥說得好：「惇父子大姦深險，非癡騃者流，何肯以此自誣！此種辯正，實出情理之外。」¹⁴²所言甚是！此樁公案，蘇軾固然遭到污讟，章援、章持兩兄弟也同樣蒙受不白之冤，他們靠自己的實力中高第，可是卻被說成是僥倖的竊賊，也算是夠倒楣了。事實上，蘇軾晚年，從儋耳渡海北歸，接獲章援的書信，對其文筆稱讚不已，認為可與司馬遷相媲美。或許，我們可以不喜歡章惇父子的為人，但不是他們做的壞事，也不該硬栽在他們身上，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客觀的。

（二）章援害怕蘇軾報復章惇

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蘇軾北歸京口，章惇之子章援因安頓家眷的關係，剛好也在京口，他害怕蘇軾入相後，會對章惇落井下石，所以寫了一封長信給蘇軾，為老父求情：

某惶恐再拜端明尚書台座：某伏聞旌旆還自南越，揚舲江海，躡屐嶺嶠，執事者良苦，數歲以來，險艱備至，殆昔人之所未嘗，非天將降大任者豈易堪此？竊惟達人大觀，俯仰陳跡，無復可言。不審即日尊體動止何似？伏念某離遠門牆，於今九年，一日三月，何可數計？傳聞車馬之音，當歡欣鼓舞，迎勞行色，以致其積年慕戀，引領舉足，崎嶇瞻望之誠。今乃不然。近緣老父重被罪譴，憂深慮切，廢寢與食，始聞後命，方在浙東，即欲便道省覲，又顧幼稚須攜挈，致之所居，今暫抵此，治任裹糧，旦暮遠行，交親往來，一切皆廢，此則自儕於眾人，宜其所以未獲進見者。某於門下，豈敢用此為解？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是為有罪，況於不克見者乎？逡巡猶豫，事為老親，固當審思耳。邇來聞諸道路之言，士大夫日夜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3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6 月，1 版），頁 401。此說，借理學大家邵雍之言以貶抑章惇與邢恕，其事未必可信。然而，文中以「聰明過人」、「心術不正」評論章惇與邢恕，正代表著宋人對章惇與邢恕的看法；今觀二人一生行事，亦屬確評。

142 見《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冊 2，頁 1026。

望尚書進陪國論，今也使某得見，豈得泊然無意哉？尚書固聖時之著龜，竊將就執事者，穆卜而聽命焉。南海之濱，下潦上霧，毒氣熏蒸，執事者親所經歷，至今回想，必當可畏，況以益高之年，齒髮尤衰，涉乎此境，豈不惴惴？但念老親性疏豁，不護短，內省過咎，仰戴上恩，庶有以自寬，節飲食，親藥物，粗可僥倖歲月。不然者，借使小有恚懣之情，悴於胸次，憂思鬱結，易以傷氣，加以瘴癘，則朝夕幾殆，何可忍言？況復為淹久計哉？每慮及此，肝膽摧落，是以不勝犬馬之情，子私其父，日夜覬幸聖上仁慈，哀矜耆老，沛然發不世之詔，稍弛罪罟，尚得東歸田里，保養垂年。此賤微之禱，悲傷涕泣，斯須顛沛，不能忘也。儻問焉而執事者以為未然，使某也將何以為懷？誠不若勿卜而徒自然，庶幾之為愈也。儻以為可覬也，固愚情之所欲聞，然而旬數之間，尚書奉尺一，還朝廷，登廊廟，地親責重，所忖度者幸而既重，又不若今日之不克見，可以遠跡避嫌，杜讒慝之機，思患而豫防之為善也。若乃世故多端，紛紜轆轤，雖彌日信宿，未可盡剖勃鞞，所謂君其知之矣，寧須多言。獨恨九年之間，學不益博，文不益進，以此負門下。然古人有「聞之而不言，能之而不為，存之而不論」者，竊嘗留意焉，未若面得之也。請俟它日，仰扣緒餘論，不勝拳拳之情，敢言之執事者，伏惟財幸。暑溽異甚，伏望保護寢興，萬萬珍重。不宣。某惶恐再拜。¹⁴³

章援在信中先慰問蘇軾這幾年來所遭受的苦難折磨，並說明自己因憂慮老父章惇貶雷州，以致人在京口卻遲遲未能謁見、問候座師蘇軾。從章援「離遠門牆，於今九年」之言，可知章援自元祐七年（1092）之後就未曾見到蘇軾，一日三秋，內心對蘇軾非常思念。蘇軾與章惇交惡是在元祐元年，而章援並未因此就和蘇軾斷絕往來，一直到元祐七年為止。章援承認自己不敢求見蘇軾，的確是因為老父章惇的緣故。當時，章援聽說士大夫日夜企盼蘇軾受朝廷大用，傳言蘇軾即將入朝拜相，所以寫了一大堆委婉、哀傷的言詞，為章惇求情。章援說章惇年事已大，實在承受不了嶺南瘴癘的侵害，希望蘇軾被朝廷重用後，不要落井下石，報復章惇；如果可以的話，還希望蘇軾關照章惇，免去章惇貶謫雷州的責罰，讓他歸返

143 見《雲麓漫鈔》，頁152-153。「齒髮尤衰」，原書誤作「齒發尤衰」，今訂正。

鄉里，安享餘年。關於章援這一封書信，清·王文誥評說：

患得患失，反覆飾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援親受衣鉢，而不堪如此，信小人無忌憚者也。¹⁴⁴

王文誥把章援說成肆無忌憚的小人，這種評論似乎太苛刻了。事實上，章援並沒有那麼壞，當兒子的盡力為父親講話、求情，也是應該的。對於此事，宋·劉克莊〈跋章援致平與坡公書〉所言較持平：

邢和叔有居實，章子厚有致平，皆不能諫乃翁之失。信乎人之勇於為不善者，雖父子之間，不能迴也。……致平在當時諸家子弟中尤豪俊，然知愛其父，而不知斯立、叔黨之徒各愛其父；知海康風土之惡，而不知嶺南風土有惡於海康者，又可悲也。¹⁴⁵

劉克莊雖肯定章援的才情，可是卻也責怪他只知孝順老父，卻不知尊敬老師；只知道章惇所貶謫的嶺南雷州環境不好，卻不知道蘇軾往昔所在的海南島，其環境遠比雷州惡劣許多。面對被自己父親百般迫害的座師，章援的情境極特殊，極尷尬，所以這一封信實在不容易下筆。然章援不愧是狀元及第者，寫得情文並茂，深切感人，贏得了蘇軾的讚賞！宋·趙彥衛《雲麓漫鈔》載：「先生得書大喜，顧謂其子叔黨曰：『斯文，司馬子長之流也。』」¹⁴⁶對於自己所錄取的這位門生，蘇軾給予極高的評價。由此也可印證，蘇軾洩題給李廌卻遭章援、章持偷竊的傳不可信。章援確實有才情，他金榜題名、獨佔鰲首靠的是自己的本事。

六月十四日，蘇軾作〈與章致平〉回覆說：

某自儀真得暑毒，困臥如昏睡中。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見，茫然不知致平在此。得書，乃漸醒悟。伏讀來教，感歎不已。某與丞相定交四

144 見《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冊3，頁1519。

145 宋·劉克莊《後村題跋》，見《宋人題跋》，冊下，頁418-419。

146 見《雲麓漫鈔》，頁154。

十餘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所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跡海隅，此懷可知。但以往者，更說何益，惟論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魚所知也。建中靖國之意，可恃以安。又海康風土不甚惡，寒熱皆適中。舶到時，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於閩客、廣舟準備，備家常要用藥百千去，自治之餘，亦可以及鄰里鄉黨。又丞相知養內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茲閑放，正宜成此。然只可自內養丹，切不可服外物也。（舒州李惟熙丹，化鐵成金，可謂至矣，服之皆生胎髮。然卒為癰疽大患，皆耳目所接，戒之！戒之！）某在海外，曾作〈續養生論〉一首，甚欲寫寄，病困未能。到毗陵，定壘檢獲，當錄呈也。所云穆卜，反覆究繹，必是誤聽。紛紛見及已多矣，得安此行，為幸！為幸！更徐聽其審。又見今病狀，死生未可必。自半月來，日食米不半合，見食卻飽，今且速歸毗陵，聊自憩。此我里，庶幾且少休，不即死。書至此，困憊放筆，太息而已。

147

蘇軾說自己雖然因元祐國是的關係，曾和章惇有所衝突，但他始終把章惇當朋友看待：「某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所增損也。」這是蘇軾真實的告白，講得極誠懇，不做作，是他看待章惇這個老朋友的基本態度。所以，蘇軾此時雖病重，瘴毒大作，大瀉不止，離去世僅一個月又十四天，可是他依然不計前嫌，提神費思，連寫二信給章援，百般加以寬慰，更以自己在嶺南的親身經驗和養生所得諄諄叮嚀，對章惇的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此外，蘇軾認為章援所說自己即將大用的消息，那只是誤傳，這種馬路消息，蘇軾已聽太多了。其實，當時的確有起用蘇軾與蘇轍的輿論，岑象求等官員也曾向宋徽宗進言，請求任命蘇軾或蘇轍為相，只可惜未獲宋徽宗同意罷了。《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載：

（建中靖國元年六月丙辰）（曾布）言：「眾人謀欲逐臣，聚其黨與復行元祐之政。」上曰：「安有是理？若更用蘇軾、轍為相，則神宗法度無可言

147 〈與章致平二首〉之一，見《蘇軾文集》，冊4，頁1643-1644。

者。」又言：「岑象求輩揚言云：『軾、轍不相則不已。』當并逐之。」¹⁴⁸

蘇軾真誠地告訴章援，自己是否能受大用，這是無法預期的，而章惇被貶謫雷州卻是既成的事實，如何幫助章惇能克服嶺南瘴癘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於是，蘇軾在書信的後面寫了一帖藥方，對其產地優劣、炮製方式、服用方法詳加說明，希望能對章惇有所幫助。宋·趙彥衛《雲麓漫抄》載：

此紙乃一揮，筆勢翩翩，後又寫〈白朮方〉，今在其孫洽教授君處。¹⁴⁹

當時，蘇軾寫給章援的〈白朮方〉，今日猶存：

〈續養生論〉乃有遇而作，論即是方，非如中散泛論也。白朮一味，（舒州買者，每兩二百足，細碎而有兩絲。舒人亦珍之。然其膏潤肥沃，遠不及宣、湖所出。每裹二斤，五六百足，極肥美，當用此耳。若世所謂茅朮，不可用！）細搗為末，除筋滓難搗者棄之。或留作香，其細末曝日中，時以井花水灑潤之，則膏液自上，謹視其和合，即入木臼杵數千下，便丸，如梧桐子大。（不入一物）。此必是仙方。日以井花水嚥百丸，漸加至三百丸，益多尤佳。此非有仙骨者不傳。〈續養生論〉尤為異書，然要以口授其詳也。¹⁵⁰

〈白朮方〉是蘇軾長期謫居嶺海養生所得，是自己得以活命北歸的心得體驗，蘇軾對其藥效也極誇說，希望章惇能去服用它，對其身體必有很大的助益，如此就能免於嶺南瘴癘的侵害了。若可能的話，蘇軾還想親自向章惇、章援解說其中的奧妙，讓〈白朮方〉充分發揮效益，幫助章惇渡過難關。

須知，蘇軾寫給章援的這些文字，是在身罹重病、體力不支的情況下寫成的，故其情義彌足珍貴。蘇軾從海南島北歸，年紀老大，體力衰退，面容憔悴，氣色

148 見《續資治通鑑長編·附拾補》，冊5，頁210。

149 見《雲麓漫抄》，頁154-155。

150 〈與章致平二首〉之二，見《蘇軾文集》，冊4，頁1645。

如土。當時，宋·朱彧曾親自拜見蘇軾，對其不好的氣色曾有所描繪。《萍州可談》載：

余在南海，逢東坡北歸，氣貌不衰，笑語滑稽無窮。視面多土色，靨耳不潤澤。別去數月，僅及陽羨而卒。東坡固有以處憂患，但瘴霧之毒，非所能堪爾。¹⁵¹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亦載：

草堂劉先生曾見元城云：「舊與子瞻同在貢院。早起洗面了，遶諸房去胡說亂說。被他撓得不成模樣，人皆不得看卷子。乃夜乃歸張燭，一看數百副。在贛上相會，坐時已自瞌睡，知其不永矣，不知當時許多精神那裡去？二公皆歸自嶺海。」¹⁵²

劉安世生性剛烈，與蘇軾本是舊識，亦是僥倖逃過章惇魔爪的幸運兒，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天佑忠賢》載：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凶人也。以貲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笑談飲酒以待之。至半夜，忽聞鐘聲，問之，則其人已嘔血死矣。……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乎？¹⁵³

蘇、劉兩位老人家情境相似，於北歸時巧遇，結伴同行，一起遊山玩水，談佛論禪，相處甚歡，道昔論今，有談不完的話題。¹⁵⁴ 正因為有這段因緣，劉安世對

151 宋·朱彧《萍州可談》，見《宋元筆記小說大觀》，冊2，頁2315。

152 見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台北：文津出版社，198年12月，未著版次），冊8，頁3116。

153 見《鶴林玉露·天佑忠賢》頁152-153。

154 參蘇軾〈和代器之〉，見《蘇軾詩集》，冊8，頁2641。

蘇軾晚年境況頗有了解，其說可信。蘇軾從嶺南回到江西時，體力疲憊，精神不濟，與友人劉安世聊天，聊著聊著，居然在座椅上睡著了，與往日精力旺盛的形象判若兩人。因此，劉安世斷定蘇軾將不久於人世。蘇軾寫信給章援時，病情已沉重，毫無食慾，體力衰乏，無法入眠，〈乞致仕狀〉云：

於五月間至真州，瘴毒大作，乘船至潤州，昏不知人者累日。今已至常州，百病橫生，四肢腫脹，渴消唾血，全不能食者，二十餘日矣。自料必死。¹⁵⁵

〈與米元章〉第二十三簡云：

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困臥爾。¹⁵⁶

〈與米元章〉第二十四簡又云：

某食則脹，不食則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餉蚊子爾。¹⁵⁷

雖然蘇軾此時已油盡燈枯，奄奄一息，但是他還是打起精神，書寫長信誠摯安慰章援，又寫〈白朮方〉期盼助益章惇。昔日，章惇將蘇軾一眨再眨，恨不得他死在嶺海；而蘇軾卻盡力幫忙章惇，希望他能自嶺南雷州平安歸來。君子與小人的分野，蘇軾對朋友的仁義熱誠，此刻呈現得最清楚。蘇軾之所以受人敬愛，其來有自矣。宋·劉克莊〈跋章援致平與坡公書〉評說：

蘇、章本布衣交，子厚當國，乃竄坡公於海南。及子厚謫雷，坡公書云：「聞丞相高年，寓跡海隅，此情可知。」且勸其養丹儲藥。君子無纖毫之過，而小人忿忮，必致之死。小人負丘山之罪，而君子哀憐，猶欲其生。

155 〈乞致仕狀〉，見《蘇軾文集·蘇軾佚文彙編》，冊6，頁2431。

156 〈與米元章二十八首〉之二三，見《蘇軾文集》，冊4，頁1782。

157 〈與米元章二十八首〉之二四，見《蘇軾文集》，冊4，頁1782。

此小人、君子用心之所以不同歟？¹⁵⁸

所謂「蘇、章本布衣交」，未確！本書前已詳加考辨，此不贅。劉克莊說蘇軾沒有絲毫過錯，章惇卻逞其私憤，必置之死地，真是心狠手辣、翻臉無情、睚眦必報的小人。雖然章惇罪狀如山，死不足惜，蘇軾卻百般憐憫，希望他能安度，不愧是頂天立地、悲天憫人、深情重義的君子。文中，「小人」與「君子」對舉，確實道出章惇與蘇軾心性的不同。劉克莊這一段話，可說是蘇軾和章惇兩人心性異同的定評。蘇軾深受後人愛戴，而章惇卻被放入《宋史·姦臣傳》，不同的心性與作為替自己換來不同的評價。蘇軾覆信章援後一個月又十四天，也就是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蘇軾就病亡於常州，享年六十六歲。宋·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載：

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問以後事，不答，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¹⁵⁹

蘇軾與章惇父子的交往，止於此時，一切恩怨盡歸塵土。

雖然蘇軾能以德報怨，不計較章惇對自己的迫害，然百姓卻無法原諒其所作所為。當時民謠云：「一蔡二惇，必定滅門，籍沒家財，禁錮子孫。」¹⁶⁰「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¹⁶⁰所謂「一蔡」指蔡卞，「大蔡」指蔡京，「小蔡」指蔡卞，合稱「二蔡」；「二惇」指章惇與安惇，章惇是「大惇」，安惇是「小惇」。「二惇」與「二蔡」狼狽為奸，讓人民恨之入骨。章惇在奔赴雷州貶所的中途，甚至遭南山寺僧奉忠譏刺，宋·釋惠洪《冷齋夜話》載：

158 《後村題跋》，見《宋人題跋》，冊下，頁 418-419。

159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見《樂城集》，冊下，頁 1421。

160 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 2，頁 667。《東都事略·章惇傳》亦載：「惇性伎毒，忍於為惡，於是百姓歌之曰：『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小惇則安惇也。其為人所疾如此。」見冊 3，頁 1473。清·杜文瀾輯，周紹良校點，《古謠諺》亦載：「二蔡一惇，必定沙門。籍沒家產，禁錮子孫。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9 月，1 版 2 刷），頁 348。民間歌謠屬於民間文學，口耳相傳，隨著時間和地域的不同，容易產生變異，彼此可以參看。

章子厚謫雷州，過小貴州、南山寺，有僧奉忠，子厚見之。已而倚檻看層雲，曰：「夏雲多奇峰」，真善比類。忠曰：「曾記〈夏雲〉詩甚奇，曰：『如峰如火復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大地生靈乾欲死，不成霖雨謾遮天。』」¹⁶¹

釋奉忠以為，章惇擔任宰相，一手遮天，作威作福，氣燄高漲，對百姓卻沒什麼貢獻。這種情形，就像夏日天空中的大片雲朵，雖然氣勢極驚人，卻不肯降下甘霖，解救乾渴的生靈。釋奉忠利用眼前的景物，把握機會，當面譏刺章惇！蘇軾與章惇因為心性不同，行事不同，人民的評價也迥然有別，公道自在人心。

章惇為相時，人民對他深惡痛絕，作歌謠詛咒他死無葬身之地。等到章惇失勢貶雷州後，要向當地百姓租屋居住，更沒有人肯租給他。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載：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為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卷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報復如此。¹⁶²

百姓既詛咒章惇不得好死，又不肯租房子給他，可謂天道好還，民不可欺。宋·陸游〈跋東坡諫疏草〉評說：

天下自有公論，非愛憎異同能奪也。如東坡之論時事，豈獨天下服其忠，高其辯，使荊公見之，其有不撫几太息者乎！東坡自黃州歸，見荊公於半

161 今本宋·釋惠洪《冷齋夜話》未見此文，引自宋·阮閱《詩話總龜》，見《宋詩話全編》，冊2，頁1451。

162 見《邵氏聞見後錄》，卷22，頁3。《東都事略·章惇傳》、《宋史·章惇傳》皆載此事，可參看。宋·陳天倪《蘇門下語錄》亦載：「公（蘇轍）謫官雷州，市中無屋可僦，獨有一富家餘破屋數間可賃，仍與作交易，文契分曉。舍主欲稍完葺，方交舍時，章子厚訪問下州府，發此事，云蘇侍郎強奪雷氏田宅。舍主鞫問，賃契分明，遂已。數年，子厚謫雷州，亦召前人與議，其人曰：『不可。蘇侍郎來，幾驚煞我，今更不敢賃章相公也。』作法自斃如此。」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20，頁11808。

山，劇談累日不厭，至約卜鄰以老焉，公論之不可揜如此。而紹聖諸人，乃遂其伎心，投之嶺海必死之地，何哉？¹⁶³

所謂「紹聖諸人」，指的就是以章惇及其黨羽。王安石是新法的創始者，是新黨的宗師，因為政治立場不同，早年也曾和蘇軾有過激烈的衝突，可是晚年卻和蘇軾化干戈為玉帛，蘇、王金陵之會，傳為後世美談。不像章惇棄好崇讎，冥頑不靈，對蘇軾的怨恨始終無法消解。宋·黃庭堅〈書王周彥東坡帖〉亦云：

東坡先生道義文章，名滿天下，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悅而誠服者，豈但中分魯國哉！士之不遊蘇氏之門，與嘗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則傲也！¹⁶⁴

章惇曾與蘇軾交好，其後卻反目成仇，百般報復，欲置其於死地，依照黃庭堅的說法，正是「愚」、「傲」的典型代表。

五、餘論：蓋棺論定

（一）南宋帝王對蘇軾、章惇的褒貶與獎懲

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章惇六十八歲，由雷州司戶參軍改為舒州團練副使、睦州居住；崇寧二年（1103），章惇六十九歲，由睦州居住改為湖州居住。¹⁶⁵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十一月，章惇亦卒於湖州，享年七十一，死前仍未脫罪籍。¹⁶⁶章惇死後二十二年，北宋被金人滅亡。回顧蘇軾與章惇一生的交往，以友朋開始，以讎敵終尾，留下許多的遺憾。但不管如何，兩人一生的是非恩怨至此完全畫下休止符。雖說如此，但蘇軾曾出守八州，曾為帝王之師，官至禮部尚

163 見《陸放翁全集·渭南文集·跋》，冊上，頁178。

164 見《山谷題跋》，卷9，頁9-10。

165 見《東都事略·章惇傳》，冊3，頁1474。

166 《宋宰輔編年錄校補》載：「崇寧四年十一月，舒州團練副使、湖州居住章惇卒。」冊2，頁674。

書；而章惇文官至宰相，武職至樞密使，位極人臣，專擅朝柄。蘇軾與章惇都是北宋的重要政治人物，他們的立身行事攸關朝政利弊，牽動國家興衰，影響人民禍福。因此，北宋滅亡後，帝室南遷，建都杭州，嗣位帝王重新檢討北宋興亡的原因與責任，對蘇軾與章惇一生立身行事作出截然不同的評價，頒行一系列推崇褒獎與貶抑懲罰的詔令。

蘇軾死時，已脫離罪籍；但章惇死時，依然還是罪人的身份。南宋開國君王宋高宗非常厭惡章惇，雖然章惇早已亡故，宋高宗仍加以追貶，而且下令章惇的子孫不得立朝為官。《宋宰輔編年錄校補》載：

紹興中，太上皇帝因覽任伯雨前章，具言惇、卞所以誣詆宣仁狀，于是，追貶惇為昭化軍節度副使。¹⁶⁷

《宋史·章惇傳》亦載：

紹興五年，高宗閱任伯雨章疏，手詔曰：「惇詆誣宣仁后，欲追廢為庶人，賴哲宗不從其請，使其言施用，豈不上累泰陵？貶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於朝。」詔下，海內稱快，獨其家猶為〈辨誣論〉，見者哂之。¹⁶⁸

宋哲宗即位初期，宋英宗皇后被尊為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光為相，施行元祐更化，樞密使章惇遭蘇轍等言官彈劾，被逐出朝廷，一再遭到貶官。宋哲宗親政後，章惇獨相，密謀報復宣仁太后。章惇勾結邢恕、蔡卞、郝隨等人造謠生事，說宣仁太后曾經想要廢掉宋哲宗，雖然宣仁太后已死，章惇仍建議廢掉其位號。幸好，皇太后與太妃極力反對，而宋哲宗良心未泯，怕自己死後無臉見宋英宗於九泉之下，章惇的陰謀詭計才未得逞，《宋史·章惇傳》載：

167 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 2，頁 676-677。

168 見元·脫脫等撰，《宋史·章惇傳》，冊 17，頁 13713-13714。《宋史·任伯雨傳》又載：「紹興初，高宗詔贈伯雨直龍圖閣，又加諫議大夫，采其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黃履，明著誣宣仁事以告天下。」冊 14，頁 10967。

惇用邢恕為御史中丞，恕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主立子常山王演，託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誘高士京上書，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高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皆欲誣宣仁后，以此實之。惇遂追貶司馬光、王珪，贈遵裕奉國軍留後。結中官郝隨為助，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隨覘知之，密語惇與蔡卞。明日惇、卞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惇、卞乃已。¹⁶⁹

宋哲宗皇后孟氏，是宣仁太后主政時親自為宋哲宗挑選的，極賢慧。可是章惇為了報復宣仁太后，為了斷絕宣仁太后的影響力，竟然唆使宋哲宗廢掉皇后孟氏，改立劉賢妃。其後，宋哲宗後悔不已，直歎章惇毀壞了自己的名節。《宋史·章惇傳》載：

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祕獄，託以左道，廢居瑤華宮。其後哲宗頗悔，乃歎曰：「章惇壞我名節！」惇又結劉友端相表裡，請建劉賢妃於中宮。¹⁷⁰

宋徽宗即位後，右正言任伯雨彈劾章惇惡行，章惇遂由武昌軍節度副使，再貶嶺南雷州司戶參軍。¹⁷¹宋高宗即位後，閱讀任伯雨彈劾章惇的奏章，認為章惇包藏禍心，罪孽深重，遂再將他貶為昭化軍節度副使，並明令章惇子孫永遠不可以出仕當官。章惇生前飛揚跋扈，作威作福，到了南宋卻遭到嚴厲的懲罰，甚至禍及子孫，在當時這可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雖然，章惇子孫再三喊冤，作〈辨誣論〉企圖為章惇翻案，¹⁷²卻也無力扭轉事實。昔日，蔡京造「黨籍碑」，揚言世

169 見《宋史·章惇傳》，冊 17，頁 13712。參見《東都事略·章惇傳》，冊 3，頁 1472-1473。

170 見《宋史·章惇傳》，冊 17，頁 13712。參見《東都事略·章惇傳》，冊 3，頁 1473。

171 參見《東都事略·任伯雨傳》，冊 4，頁 1544。

172 如宋·陸游〈跋章氏辨誣錄〉云：「徽宗皇帝盛德大度，自秦漢以來，人主莫能及者，尤在友愛蔡王，寬貸章惇，而史臣不能發明，可為太息！淳熙丙午十月望陸某謹題。」見《宋人題跋·放翁題跋》，冊下，頁 21。

世禁錮元祐舊黨的子孫，永遠不准他們出仕；¹⁷³沒想到到了南宋，政治情勢改變，情境大逆轉！遭禁錮的反而是章惇的子孫！

章惇作惡多端，到南宋不但自己遭受更嚴厲的責罰，甚至還禍及子孫；可是，相反地，積善之家有餘慶，蘇軾卻受到南宋帝王的禮敬，不但自身的冤屈被平反，備受尊崇，甚且福澤綿長，福蔭後代。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蘇軾的孫子宣教郎蘇符被朝廷拔擢為國子監丞。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

宣教郎蘇符為國子監丞。符，軾孫，自選人特改京官，而有此命。¹⁷⁴

從此，蘇軾被平反，地位越來越尊崇，蘇符受庇佑，官位也往上攀升。五月十二日，經由司農寺丞蘇符的申訴，宋高宗下詔追復蘇軾端明殿學士的官職，把蘇軾昔日被剝奪的封賞全部都恢復。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

（建炎二年五月）乙未，詔蘇軾立朝履歷最為顯著，追復端明殿學士，盡還合得恩數。時軾孫司農寺丞符以軾致和中復職未盡，訴於朝，乃有是命。¹⁷⁵

蘇軾的名譽從此恢復，而且一步步邁向巔峰。

在蘇軾生前，其字畫已為世人所重，視若珍珠美玉，如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載：

子瞻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邁，真謫仙人也。至于書畫，亦皆精絕。故其簡筆才落手，即為人藏去，有得真跡者，重于珠玉。¹⁷⁶

173 宋·徐度撰，尚成校點，《卻掃編》載：「崇寧初，蔡太師持紹述之說為相，既悉取元祐廷臣及元符末上書論新法之人指為謗訕而投竄之，又籍其名氏刻之於石，謂之『黨籍碑』，且將世世錮其子孫。」見《宋元筆記小說大觀》，冊4，頁4497。

174 見宋·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4月1版1刷），冊1，頁284。

175 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冊1，頁322。

176 見《澠水燕談錄》，頁42。

雖然，宋徽宗崇寧年間，蔡京當權，曾下令禁讀蘇軾詩文，除毀蘇軾所撰碑碣榜額，宋·周輝《清波雜誌·重刻醉翁亭記》載：

淮西憲臣霍漢英奏：欲乞應天下蘇軾所撰碑刻，並一例除毀。詔從之。時崇寧三年也。明年臣僚論列：司農卿王韶，元祐中知滁州，諂事姦臣蘇軾，求軾書歐陽脩所撰〈醉翁亭記〉，重刻于石，仍多取墨本，為之贖遺，費用公使錢。詔坐罪。漢英遺臭萬世，臣僚亦應同科。政和間，潭州倅畢漸亦請碎元祐中諸路所刊碑。從之。¹⁷⁷

可是，沒想到物以稀為貴，蘇軾的字畫越禁越值錢，越毀越珍貴，宋·徐度《卻掃編》載：

東坡既南竄，議者復請悉除其所為之文，詔從之。於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禍所在，石刻多見毀。徐州黃樓，東坡所作，而子由為之賦，坡自書。時為守者獨不見毀，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樓名觀風。宣和末年，禁稍馳，而一時貴游，以蓄東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見售，故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苗仲先者適為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數千本，忽語

177 見《清波雜誌·重刻醉翁亭記》，頁 191。此時，禁毀蘇軾詩文與碑碣榜額，雖是出自蔡京本意，然其始作俑者，卻是霍漢英。宋·吳曾《能改齋漫錄·除東坡書撰碑額》亦載：「崇寧二年，有旨，應天下碑碣榜額，並一例除毀。蓋本于淮南西路提刑獄霍漢英所請。時廬山簡寂觀榜亦遭焚去，李商老為賦云：『筆底颶風吹海波，榜懸鬱鬱照巖阿。十年呵禁煩神護，奈爾焚柎滅札何？』」，頁 327。本書，「霍漢英」誤作「霍英」，當更正。當年，蘇軾自嶺海北歸，霍漢英任虔州知州，對蘇軾極禮遇，曾和東坡〈鬱孤臺〉詩，東坡亦作〈虔守霍大夫、監郡許朝奉見和，復次前韻〉云：「大邦安靜治，小院得閒游。贛水雨已漲，廉泉春未留。同烹貢茗雪，一洗瘴茅秋。秋思生蓴鱸，寒衣待橘洲。揚雄未有宅，王粲且登樓。老景無多日，歸心夢幾州。敢因逃酒去，端為和詩留。舊篋藏新語，清風自滿舟。」見《蘇軾詩集》，冊 7 頁 2429-2430。當時蘇軾與霍漢英煮茗論詩，相處甚歡。其後，時移政改，蔡京當軸，再度貶斥元祐舊黨，霍漢英乃見風轉舵，不顧舊情，上書建請除毀蘇軾碑碣榜額，真是一位勢利小人。周輝《清波雜誌》說他「遺臭萬世」，一點也不為過。宋人相關記載極多，可參見《能改齋漫錄·萬松亭》，頁 309。宋·何蘧撰，張明華點校，《春渚紀聞·翰墨之富》（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1 月，1 版 2 刷），頁 96-97。

僚屬曰：「蘇氏之學，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獨存？」立碎之。人聞石毀，墨本之價益增。仲先秩滿，攜至京師盡鬻之，所獲不貲。」¹⁷⁸

到了南宋，蘇軾的字畫甚至千金難求，從帝王宮廷到達官貴人都爭相收藏，視若拱璧，宋·周密《齊東野語·館閣觀畫》載：

乙亥歲秋，秘書監丞黃恮汝濟以蓬省旬點，邀余偕行。於是具衣冠，望拜右文殿，然後遊道山堂。堂故米老書區，後以理宗御書易之。著作之廷，胡邦衡所書，曰「蓬巒」、曰「群玉堂」。堂屏，坡翁所作竹石，相傳淳熙間，南安守某人，乃取之長樂僧寺壁間，去其故土，而背施髹漆，匣以持獻曾海野，曾殂後，復獻韓相平原，韓誅，錄簿送官。¹⁷⁹

既然市場有此需求，蘇軾字畫就出現許多偽託之作；更誇張的是，有些偽作連行家也難以分辨，如宋·朱熹〈跋周司令所藏東坡帖〉云：

蘇公翰墨為世寶藏，故流俗多偽作者。余家有其〈與德叟先輩書〉兩紙，詞意超然，筆勢飛動，觀者尚或疑之。余亦不能辨也。今觀周肅所藏，源流有自，而二公賞識又如此，其亦可以無疑矣。五月朔日朱熹云。¹⁸⁰

朱熹是書法名家，與蘇軾時代相去不遠，可是連他也無法明確分辨真偽，可見當時偽造蘇軾字畫已極精細，具有專業的水準。這種現象反映，偽造蘇軾書畫具有龐大市場利益，否則不會吸引書畫名家甘冒不諱投身其中。

在南宋帝王中，宋高宗尤其酷愛蘇軾書畫，曾下詔四處收集訪求，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載：

178 宋·徐度撰，尚成校點，《卻掃編》，見《宋元筆記小說大觀》，冊4，頁4512-4513。

179 見宋·周密撰，朱菊如等校注，《齊東野語·館閣觀畫》（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87年5月，1版1刷），頁275。

180 宋·朱熹〈跋周司令所藏東坡帖〉，見《宋人題跋·晦庵題跋》，冊下，頁143。

東坡謫儋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醜石，甚奇。韓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堵脫而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中。平原敗，籍其家，壁入秘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過韶州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東坡題梁。坡欣然援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明主，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為盜所竊。左梁字尚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為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毀。寺僧亟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為僧。¹⁸¹

此次，宋高宗所得到的，只不過是蘇軾字畫的摹寫本，可是卻已令他欣喜不已，連護持蘇軾字畫的老頭陀也如願剃度為僧。

建炎四年（1130）六月十日，宋高宗命令蘇轍的兒子蘇遲將所珍藏的蘇軾尺牘上呈。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崇儒》載：

張守曰：「臣昨聞聖訓，欲就蘇遲宣取蘇軾書。遲近將到數軸，未敢投進。」
上曰：「可令進來。軾無非正論，言皆有益，朕不獨取字畫之工而已。」¹⁸²

宋高宗之所以要蘇遲呈進蘇軾書信，不只是欣賞蘇軾獨到的書法，更重要的是，蘇軾的書信常記載著各種忠言讜論，苦語鍼砭，對治理國家很有助益。由這一段記載，可以看出宋高宗對蘇軾書藝、忠心、識見的肯定。

紹興元年（1131）八月十六日，宋高宗下詔將蘇軾由端明殿學士晉封為資政殿學士、朝奉大夫。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

181 《鶴林玉露》，頁 169-170。

182 見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崇儒·四之二〇》（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1月，1版2刷），冊3，頁2240。

（紹興元年八月）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士，降授奉議郎蘇軾，特贈資政殿學士、朝奉大夫。以其孫宣教郎知蜀州符言復官未盡也。¹⁸³

依宋朝的官制，資政殿學士與端明殿學士雖同為正三品，不過，資政殿學士的位階卻高於端明殿大學士。一般來說，只有曾任參知政事等要職的官員在離職後才能被任命為資政殿學士；¹⁸⁴蘇軾未曾擔任執政，照理不應有此封賞。很明顯地，這是宋高宗對他的禮敬與恩寵。至此，蘇軾不但恢復原有的官職，而且還更上一層。

蘇軾死後，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紹興九年（1138）九月，宋高宗下詔在汝州郟城縣蘇軾墳墓所在地，建立寺廟，守護蘇軾墳墓，歲時祭祀，並賜名為「旌賢廣惠寺」。《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

（紹興九年九月）丙申，詔汝州郟城縣故資政殿學士蘇軾墳寺，以旌賢廣惠為名，以孫禮部侍郎符援范鎮家賜剝例有請故也。¹⁸⁵

由於宋高宗對蘇軾極禮敬，前人常有誤記、附會之處，如《宋史·蘇軾傳》載：

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為禮部尚書。又以其文置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為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諡文忠。¹⁸⁶

《宋史》此處所載有誤！追贈蘇軾為資政殿學士，任命蘇軾之孫蘇符為禮部尚書，確實是宋高宗所為；至於說：「以其文置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為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諡文忠。」卻是出自於宋孝宗對蘇軾的推崇與愛敬，而不是高宗。清·高蟾《唐宋八家鈔》也犯了同樣的錯誤：

183 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冊2，頁833。

184 參見龔延明撰，《宋代官制辭典》之〈資政殿大學士〉、〈端明殿大學士〉（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4月，1版1刷），頁137。

185 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冊3，頁2121。

186 見《宋史·蘇軾傳》，冊13，頁10817-10818。

時安石創行新法，公上言極論不便。雖賈太傅之痛哭、陸宣公之愷切，不是過也。……公文章氣節，炳耀千古。……嗣高宗愛其文，讀之終日忘倦，謂為文章之宗。¹⁸⁷

文中，那位「愛其文，讀之終日忘倦，謂為文章之宗」的帝王，是宋孝宗，而不是宋高宗。關於這一點，宋孝宗在〈御制文集序〉中言之甚明，本文底下將有所評述。

事實上，宋孝宗對蘇軾的推崇，確實不在宋高宗之下。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古人稱字》載：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為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為怪。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唯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觀鶴山此說，古人蓋以稱字為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稱字，稍尊稍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誅孔子亦曰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周益公謂先君曰：「壽皇每稱東坡，惟曰子瞻而不名，其欽重如此。」¹⁸⁸

所謂「壽皇」，是「至尊壽皇聖帝」的省稱，宋孝宗於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傳位給其子宋光宗，宋光宗上「至尊壽皇聖帝」之尊號予宋孝宗。¹⁸⁹古人為了表示對某人的敬意，只稱其字，而不直呼其名。同樣地，宋孝宗為了表示對蘇軾的欽佩與敬重，每次談到蘇軾時，亦不直呼其名「蘇軾」，而只稱其字「子瞻」。周必大於孝宗朝，曾累官至左丞相，極受宋孝宗賞識；於光宗朝曾拜少保，封「益國公」，世稱周益公。¹⁹⁰此事乃周必大親自所見所聞，再向羅大經的父親竹谷老

187 清·高塘《唐宋八家鈔》，見《蘇軾資料彙編》，上編四，頁1434。

188 見《鶴林玉露·古人稱字》，頁124。

189 參見《宋史·孝宗本紀·三》，冊2，頁691。

190 參見《宋史·周必大傳》，冊15，頁11965-11974。

人述說的，¹⁹¹故其可信性是無庸置疑。

乾道六年（1170），宋孝宗聽從眉州知州何耆仲之請，賜諡蘇軾為「文忠」。宋·朗暉選注《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引〈東坡先生言行〉載：

至尊壽皇聖帝乾道六年諡曰「文忠」，從眉州守何耆仲之請也。¹⁹²

蘇軾之所以被後世尊稱為「蘇文忠公」，正是宋孝宗所封賜，「命下之日，不問高下，相顧動色，歡聲如雷。」¹⁹³到了乾道九年（1173）二月二十四日，宋孝宗又封贈蘇軾為「太師」。《宋史·孝宗本紀》載：

（乾道九年二月）丁亥，特贈蘇軾為太師。¹⁹⁴

依宋朝官制，太師為正一品，居於朝會班位之首。¹⁹⁵至此，蘇軾的官階已達到頂端。當時，宋·王淮代筆〈蘇文忠公贈太師制〉云：

朕承絕學於百聖之後，探微言於六籍之中，將興起於斯文，爰緬懷於故老。雖儀刑之莫覲，尚簡策之可求。揭為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諡文忠蘇軾，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況於孟軻，論事肯卑於陸贄。方嘉祐全盛，嘗膺特起之招。至熙寧紛更，迺陳長治之策。歎異人之間出，驚讒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幹造化。不可奪者，嶢然之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於生前，議論常公於身後。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復

191 羅大經的父親號「竹谷老人」，名不詳。參王瑞來〈羅大經生平事跡考·羅大經的家世〉，見《鶴林玉露·附錄一》，頁351-352。

192 見宋·蘇軾撰，宋·朗暉選注，龐石帚校訂，《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首》（香港：中華書局，1979年6月，港1版），冊上，頁2。

193 《四川志》引宋·孫汝聽〈石雁塔題名記〉，見《蘇軾年譜》，冊下，頁1439-1440。

194 見《宋史·孝宗本紀》，冊2，頁655。

195 參見《宋代官制辭典·太師》，頁83、568。

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闇而彰，是以論世。儻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聞風。惟而英爽之靈，服我袞衣之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故。¹⁹⁶

此篇制文盛讚蘇軾為儒者之宗，正氣剛大，見識高明，博觀典籍，文如金玉，知言如孟子，論事如陸贄。蘇軾一生雖迭遭李定、舒亶、何正臣、王珪、章惇等政敵中傷讒毀，初貶黃州，再貶嶺南惠州，三貶海外昌化，但對朝廷的忠心始終不改變，凜然氣節始終不移奪。宋孝宗再三研讀蘇軾遺著，稱賞蘇軾是王佐之才，可堪大用，只恨自己不能與蘇軾生在同一時代，不然就可畀以重任。不過，蘇軾生前雖無法施展所學，但公道自在人心，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並非溢美之詞，而是紀實之語，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二蘇》載：

孝宗最重大蘇之文，御製序贊，特贈太師，學者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¹⁹⁷

蘇軾的才學識見、忠心義膽贏得後人的愛戴，也獲得了宋孝宗的敬仰。

當時，宋孝宗又親自為蘇軾文集作序、製贊，賜贈蘇軾曾孫蘇嶠。宋孝宗〈御制文集序〉云：

成一代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孟子曰：「我善養浩

196 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首》，冊上，頁 1-2。原書未著錄作者姓名，然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載：「『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後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晉人之稱衛玠，蓋所尚者清談也。正始，魏齊王芳年號。胡武平啟，以『正始之遺音』對『奪朱之亂雅』，陸務觀嘗摘其謬。王季海行〈東坡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恐亦襲平武之誤也。若正始之清談，非所以稱公。』王季海即王淮。據此，可知〈蘇文忠公贈太師制〉的作者是宋人王淮。參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5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4 月，1 版），頁 477。

197 見《鶴林玉露·二蘇》，頁 33。

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養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剛而無餒，故能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不然，則雕蟲篆刻童子之事耳，烏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太師諡文忠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雲，草木華實，千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之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萬幾餘暇，紬繹詩書，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亶亶忘倦，常寘左右，以為矜式，可謂一代文章之宗也歟！乃作贊曰：維古文章，言必己出。綴詞緝句，文之蠹賊。手抉雲漢，斡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為之。猗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讜論，不顧身害。凜凜大節，見於立朝。放浪嶺海，侶於漁樵。歲晚歸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麗。昭晰無疑，優游有餘。跨唐越漢，自我師模。賈馬豪奇，韓柳雅健。前哲典刑，未足多羨。敬想高風，恨不同時。掩卷三歎，播以聲詩。乾道九年閏正月望，選德殿書賜蘇嶠。¹⁹⁸

宋孝宗說蘇軾的詩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山川風雲，草木華實，千奇萬狀，盡入筆下，光芒萬丈，可說集古今之大成，成一代之文宗。晚年雖被貶謫嶺南惠州、海外昌化，詩文也更加老成雄偉，其成就已超越漢唐，連賈誼、司馬相如、韓愈、柳宗元等人也有所不及。宋孝宗說別人的詩文，或多或少，有得有失，無法盡如人意；只有蘇軾的詩文令其愛不釋手，常置之左右，終日研讀，樂而忘倦，收穫無窮。宋孝宗說蘇軾的立朝大節、忠言讜論，不顧自身利害，凜然可敬，傲視天下，群臣無出其右，是百代讀書人的典範。宋孝宗此文，對蘇軾的雄稱百代的詩文、傲視天下的志節、擲地有聲的忠言讜論、充塞天地的浩然正氣、窮理盡性貫通天人的學養、力斡造化的淋漓元氣，極盡推崇之能事。最後，宋孝宗甚至為自己不能與蘇軾生在同時感到遺憾不已。在宋朝，從來沒有一個皇帝對臣下如此稱賞，如此推崇；對蘇軾來說，這可說是最大的恩寵與光榮，其地位於此時達到最高峰。對於宋孝宗為蘇軾文集作序一事，宋人頗有評論，如宋·陸游〈上殿劄子〉

198 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首》，冊上，頁1-2。

云：

臣伏讀御製〈蘇軾贊〉有曰：「手抉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為之。」嗚呼，陛下之言，典謨也！軾死且九十年，學士大夫徒知尊誦其文，而未有知其文之妙在於氣高天下者。今陛下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所以遺學者，顧不厚哉！¹⁹⁹

陸游認為宋孝宗能指出蘇軾「氣高天下」的特殊質性，堪稱獨具隻眼，讓人敬服。宋·劉克莊〈詩境集序〉亦云：

昔之評文者曰：文以氣為主。又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本朝評坡文者眾矣，往往稱其天才超軼，筆力浩大而已。至我阜陵，獨曰「氣高天下，乃克為之。」嗚呼！阜陵之言，可謂盡坡公之平生矣。²⁰⁰

劉克莊也認為宋孝宗「氣高天下」一語，最能說明蘇軾一生立身行事的精神與特質。宋孝宗可說是蘇軾的知己！

關於宋高宗與宋孝宗對蘇軾的禮敬與推崇，宋·陳巖肖《庚溪詩話》曾有所評述：

東坡先生學術文章，忠言直節，不特士大夫所欽仰，而累朝聖主，寵遇皆厚。……光堯太上皇帝朝，盡復軾官職，擢其孫符，自小官至尚書。今上皇帝尤愛其文。梁丞相叔子，乾道初任掖垣兼講習，一日，內中宿直召對，上因論文，問曰：「近有趙夔等註軾詩甚詳，卿見之否？」梁奏曰：「臣未之見。」上曰：「朕有之！」命內侍取以示之。至乾道末，上遂為軾御制文集敘贊，命有司與集同刊之，因贈太師，諡文忠，又賜其曾孫嶠出身，擢為臺諫侍從。嗚呼！昔揚雄之文，當時人忽之，且欲覆醬瓿，雄亦自謂

199 〈上殿劄子〉，見《陸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冊上，卷4，頁19-20。

200 〈詩境集序〉，見宋·劉克莊撰，《後村先生大全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1月，台1版），冊1，頁841。

「後世復有揚子雲，當好之。」今東坡詩文，乃蒙當代累朝神聖之主知遇如此。使忌能之臣，譖言不入，且道流之語未必可信，解註之士出於一時之意，而當寧以軾之忠賢而確信之，身後恩寵異常。此誠堯、舜之君，樂取諸人以為善，而軾遂被此光榮，不其偉哉！²⁰¹

宋高宗因敬愛蘇軾，愛屋及烏，特別提拔蘇軾的孫子蘇符，其官職也一天天地往上攀升，由小官直至禮部尚書。宋孝宗極崇拜蘇軾，特地向梁克家介紹《百家註分類東坡詩集》，²⁰²親自為蘇軾文集作序贊，又特賜蘇軾曾孫蘇嶠進士出身，不次拔擢。到了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正月，又詔蘇軾從祀孔廟，²⁰³千秋萬世，永享馨香。對一個讀書人來說，這可說是最高的榮耀。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九月，下詔命宰相訪求蘇軾後世賢能子孫，上奏錄用。²⁰⁴此時，蘇軾已去世 164 年，可是南宋帝王依然聖眷不衰，雖無法起蘇軾於九原之下，卻能以眷顧蘇家後世子孫來表達對蘇軾的敬愛與肯定，並用以鼓勵士人效法蘇軾的立身行事。

由以上的論述，可知宋室南遷之後，蘇軾的官職、聲望，隨著時間的消逝，一天天地攀升，後世子孫亦身受其庇蔭，福祿綿長，歷久不衰。相反地，章惇的子孫被明令禁止出仕，章惇的惡行狠性深烙人心，並未隨時間的消逝而被淡忘，時時遭到唾罵，處處受到口誅筆伐。蘇軾深受南宋帝王的尊崇，章惇卻遭到最嚴厲的懲處。前引蘇軾〈子由生日〉云：

上天不難知，好惡與我一。方其未定間，人力破陰鷲。小忍待其定，報應真可必。²⁰⁵

201 宋·陳巖肖《庚溪詩話》，見《歷代詩話續編》，冊上，頁 171。

202 關於《百家註分類東坡詩集》，可參見劉尚榮撰，《蘇軾著作版本論叢·百家註分類東坡詩集考》（成都：巴蜀書舍，1988 年 3 月，1 版 1 刷），頁 77-90。

203 《宋史·理宗紀·二》載：「（端平二年正月）甲寅，詔議胡瑗、孫明復、邵雍、歐陽脩、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等十人從祀孔子廟庭。」冊 2，頁 807。

204 《宋史·度宗紀》載：「（咸淳元年九月）壬子，命宰執訪司馬光、蘇軾、朱熹後人，賢者能者，各上其名錄用。」冊 2，頁 895。

205 〈子由生日〉，見《蘇軾詩集》，冊 7，頁 2313。

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只是時候未到！看來，蘇軾對蘇轍的慰勉，對章惇的詛咒，在南宋確實是應驗了。

尤有甚者，上天對章惇的懲罰、對蘇軾的愛顧，並未隨宋朝的覆滅而終止。到了元代，士人們曾留意觀察蘇軾與章惇兩家子孫盛衰隆替的情形，結果對比極強烈。元·戴表元《剡源文集·題蜀蘇氏族譜後》載：

人情之望於天者，其為福不一端，而莫良於有後。然非可以容易言也。蜀蘇文忠公論揚雄之無後，以為有其名而無實之報。夫揚雄之賢而文，非可例以無實斷也。公之論雄如此，決非敢謂我為安然無愧歎於心，而有所覬於他日者。然其家屏處荒遠，鬱勃幾世，至宮師公始以名字動於京師，不過得一編太常禮書而卒。至文忠公兄弟，大科異等，名官美爵，若僅酬之者。然榮華幾何，忌嫉不少，因而逋流分竄於蠻煙蜚雨之域，洶洶至身死而未定，人以為無天道矣。誠不自意，時移事換之後，子孫幸而存者，皆以家世錄用。其星居他處，譜牒不可詳考。乃若二公之後，皆嘗守婺，而留居婺者，皆延二公之賞，班班預於天官之籍。余辛未歲主太學，聞有六世孫塏字伯清，方以是時入為弟子員，而未及接。越三十六年，乃相見於杭，出所序次昭穆，整整不亂，為之驚嗟喜詫。當二公之與諸賢得禍也，纍然在機井之中，想望章、蔡威嚴，何敢仰首視。死骨未寒，而彼二宗衰微銷滅，言之令人頸縮。嘗見建州章氏家〈登科題名記〉，惇雖位至宰相，醜其人，削而不錄；甫田姓蔡士人書應舉卷首，明稱不係罪人京、卞子孫。士大夫能不沒其名，則百世之下，它人亦為之驚嗟喜詫；一辱其身，雖子孫猶知羞而諱之，可不懼哉！伯清疏通有醞藉，少余年數歲，拳拳以文章詞學自重，蓋不愧蘇氏家法云。²⁰⁶

從宋朝到元代，章惇的子孫衰微沒落，幾乎斷絕；而蘇軾的子孫歷經六代，其宗族次序依然有源有本，整齊不亂，開枝散葉，福壽綿綿，令戴表元驚歎不已。更重要的是，蘇軾的子孫以這位先祖為榮，士人也豔羨、敬重蘇家有這樣一位先祖，連帶地也特別看重蘇家子孫；相反地，章惇的後代子孫卻不敢承認、不願承認有

206 《剡源文集·題蜀蘇氏族譜後》，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94，頁 231-232。

這樣一位先祖，人人以他為恥。所謂〈登科題名記〉，本用以彰顯自己氏族的榮耀，沒想到章氏子孫卻將章惇除名，以免為家族帶來羞辱。別人不喜歡章惇，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令人驚訝的是，居然連章惇自己的子孫也厭惡章惇。對章惇來說，這真是最大的恥辱！

（二）後世史家對蘇軾、章惇的臧否與評價

雖然蘇軾與章惇都已走完人生的旅途，兩人的恩恩怨怨都已成過眼雲煙，但他們一生的性行、功過卻有待後世史家來加以總結，為兩人的歷史地位作出客觀的評論。

宋朝的王稱，是最早對章惇提出深度評論的史學家。《東都事略·章惇傳》載：

臣稱曰：元祐之盛，一司馬光實成之；紹聖之禍，一章惇實致之。蓋君子小人如冰炭，如東西，不可同器而易位。況惇之姦，足以蠱惑人主之心，將何所不至。誣宣仁，廢哲后，行紹述，立鉤黨，結邊釁，興大獄，窮凶極惡，肆為不道，未有如惇之甚者也。嗚呼！光之相而天下驩欣如此，惇之用而天下怨憤如彼，乃知治亂安危，不在乎他，在乎君子、小人而已。後之人主可不鑒哉！²⁰⁷

王稱總結章惇一生的行事，把他說成是十惡不赦之徒，是一位罪無可逭、天理不容的權相。王稱的父親王賞，宋高宗紹興年間曾任實錄修撰，王稱家學淵源，廣搜九朝事蹟，編撰成《東都事略》一書，在宋朝已享有盛名。宋·洪邁修四朝國史，還特地向朝廷奏進其書，王稱遂以承議郎知龍州，特授直秘閣。《四庫全書總目》譽說：

敘事約而該，議論亦皆持平，如康保裔不列於忠義，張方平、王拱辰不諱其瑕疵，皆具史識。熙寧之啟釁，元符之紹述，尤三致意焉。……宋人私

207 見《東都事略·章惇傳》，冊3，頁1475。

史卓然可傳者，唯稱與李燾、李心傳之書而三。²⁰⁸

李燾之《續資治通鑑長編》是編年體史書，李心傳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只記載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的史事。所以，《東都事略》是一部宋朝人所寫的宋朝史書，是一部記載北宋史事最重要、最信實的紀傳體史籍；王稱對章惇的批評，代表宋代史家對章惇的批評。《東都事略·王珪傳》又評說：

珪既死，而為章惇所陷誣，以為臣不忠，追貶散秩，則非其罪矣。其後惇於簾前有異議，亦以為臣不忠貶。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可不戒哉！²⁰⁹

宋·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亦云：

惇追貶司馬溫公為崖州司戶、呂申公為昌化軍司戶、王珪為崖州司戶，皆誣罔。惇後于欽聖后簾前論立上皇，實有異意，亦貶雷州司戶以死，蓋天之道也。²¹⁰

章惇得勢時，喜歡給人家扣帽子，最後卻自作自受。天道好還，冥冥之中，似乎真有報應。

比較特別的是，宋·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對章惇的一段評論：

惇既拜相，薦蔡卞為右丞，林希為中書舍人，張商英為諫官。蔡卞為王荊公復讎，又以元祐中除知廣州為置己於死地。林希在元祐間以修撰出知蘇州，不除待制。張商英在元祐初為開封府推官，欲作言官，簡蘇內翰子瞻云：「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一巡如何？」偶館職孫抃過子瞻，竊得其

208 見清·乾隆敕撰，清·永瑢、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1年12月，1版），冊上，頁292。

209 見《東都事略·王珪傳》，冊3，頁1228。

210 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2，頁675。

簡，示呂申公之子希純，白申公，申公不悅，出商英為河東路提刑。三人皆怨元祐宰輔者。故惇為蔡卞所劫，大肆羅織竄逐元祐諸公過海。張商英力詆元祐諸公，尤詆申公及文靖公。林希行元祐諸公謫詞，遂至毀罵。其追貶司馬溫公制曰：「元祐之初，老姦擅國」者，蓋以詆宣仁后也。惇本出文潞公門下，卞劫之，貶潞公。呂相微仲與惇為甥舅，卞劫之，貶微仲。惇與蘇子瞻故相善，卞劫之，貶子瞻。如誣謗宣仁與廢立皇后，皆得罪天下後世者。惇至遷謫，方悔用卞，亦無及矣。²¹¹

徐自明認為章惇之所以迫害蘇軾，誣讟宣仁太后，罷廢哲宗皇后，呂公著、呂大防、文彥博、司馬光等元祐重臣無論死活都遭到罪責貶斥，主要是受蔡卞、林希、張商英三人挾持的關係。此說未確！章惇何其精明能幹，加上一人獨相，大權在握，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豈能事事聽從蔡卞、林希、張商英三人擺佈？因此，與其說章惇受蔡卞、林希、張商英三人挾制，不如說他們結黨營私，彼此利用，相互聲援，各報私仇，各取所需，或許這種論點會比較持平，比較接近事實。此外，徐自明說章惇「大肆羅織竄逐元祐諸公過海」，這句話也有語病。因為，當時被貶往海南島的元祐大臣，只有蘇軾一人而已。其他如司馬光被貶為崖州司戶，呂公著被貶為昌化軍司戶，王珪被貶為崖州司戶，都不能以「竄逐過海」形容他們的遭遇，因為這三位前朝宰執早已列名鬼簿，不在人世。當時，章惇最痛恨蘇軾，所以蘇軾獲罪最重，貶謫最偏遠，故徐自明所說：「惇與蘇子瞻故相善，卞劫之，貶子瞻。」亦不正確。此時，章惇早已極仇視蘇軾，不再把蘇軾當作好朋友了！因此，章惇將蘇軾貶往海南島，不是受蔡卞挾制的結果，而是完全出自章惇的本意。徐自明只知道章惇與蘇軾曾是好友，不知道他們在元祐年間早已交惡，已分道揚鑣。

對於蘇軾之遠謫嶺海，宋·王稱《東都事略·蘇軾傳》評說：

受之於天，超出萬物之表，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者，氣也。施之於事業，足以消沮金石；形之於文章，足以羽翼元化，惟軾為不可及矣。故置之朝廷之上，而不為之喜；斥之嶺海之外，而不為之慍。邁往之氣，折而不屈，

211 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2，頁674-675。

此人中龍也。²¹²

王稱說章惇將蘇軾貶到嶺南和海外，蘇軾卻一點也不以為意，胸中所蘊藏的浩然正氣不受屈撓，毫無影響。蘇軾這種修養超出眾人之上，無人能及，真是人中之龍。章惇將蘇軾貶往嶺海，本是要置其於死地，沒想到反而讓蘇軾在史書中博得「人中龍」的美譽！

元·托克托等奉敕編撰的《宋史》，是記載關宋朝史事的「正史」，是清朝乾隆皇帝欽定《二十四史》中的一部。《宋史》將章惇列於〈姦臣傳〉，說他「窮兇稔惡」。²¹³《宋史·哲宗本紀·贊》亦評說：

哲宗以冲幼踐阼，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馬、呂諸賢，罷青苗，復常平，登俊良，闢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姦卉去未盡，已而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黨籍禍興，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²¹⁴

所謂「熙、豐舊姦」，指斥的正是章惇及其黨羽，也就是後來的紹聖新黨。自宋哲宗親政改元紹聖之後，章惇獨相六年又五個月，操持權柄，實際負責所有的政務。因此，章惇自然要為這一時期政治的良窳負最大的責任！所謂「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快意恩仇，肆行報復，正是章惇主政時的拿手好戲，而蘇軾正是受害最深、被貶謫最遠的受害者。

《宋史》對章惇雖無好評，對蘇軾備極推崇，可說是評論蘇軾一生立身行事最精彩的一部紀傳體史書。今將蘇軾謫居嶺海卻深為《宋史》所稱道之處，稍加演繹闡釋，以彰顯其幽義。元·脫脫《宋史·蘇軾傳》載：

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為譏刺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

212 見《東都事略·蘇軾傳》，冊3，頁1449。

213 見《宋史·姦臣傳·章惇》，冊17，頁13713。

214 見《宋史·哲宗本紀》，冊2，頁354。

藋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僦人運甓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為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²¹⁵

《宋史》稱美蘇軾雖遭章惇迫害，謫居嶺海，人不堪其憂，蘇軾卻「著書以為樂」，誠屬難得。所言甚是！章惇將蘇軾先貶嶺南惠州，再貶海外昌化，又派董必南下按視，將蘇軾逐出所租住的昌化倫江驛官舍。可是，蘇軾卻隨遇而安，無往而不樂。蘇軾在嶺海的惡劣環境裡，以讀書為樂，以著作為職志，不但立志遍和陶詩，²¹⁶更完成《書傳》十三卷。蘇軾此時之立志著作傳經，與章惇恢復以王安石新學科考取士有很大的關係。蘇軾在海南島作〈和陶贈羊長史·并引：得鄭嘉會靖老書，欲於海舶載書千餘卷見借。因讀淵明〈贈羊長史〉詩云：「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次其韻以謝鄭君〉云：

我非皇甫謐，門人如摯虞。不持兩鷗酒，肯借一車酒。欲令海外士，觀經似鴻都。結髮事文史，俯仰六十踰。老馬不耐放，長鳴思服輿。故知根塵在，未免病藥俱。念君千里足，歷塊猶踟躕。好學真伯業，比肩可相如。此書久已熟，救我今荒蕪。顧慚桑榆迫，久厭詩書娛。奏賦病未能，草玄老更疏。猶當距楊墨，稍欲懲荊舒。²¹⁷

215 見《宋史·蘇軾傳》，冊 13，頁 10816-10813。

216 宋·蘇轍《欒城集·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東坡先生謫居儋耳，置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藟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為園囿，文章為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臞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愧淵明。今將集而并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為我志之。』」冊下，頁 1401-1402。因為蘇軾之推崇、追和陶詩，陶詩的地位遂水漲船高，扶搖直上，日益為後人所重視、喜愛。

217 〈和陶贈羊長史〉，見《蘇軾詩集》，冊 7，頁 2281-2283。

〈和陶雜詩十一〉其九云：

餘齡難把玩，妙解寄筆端。常恐抱永歎，不及丘明、遷。親友復勸我，放心餞華顛。虛名非我有，至味知誰餐。思我無所思，安能觀諸緣。已矣復何歎，舊說《易》兩篇。²¹⁸

其十云：

申、韓本自聖，陋古不復稽。巨君縱獨慾，借經作巖崖。遂令青衿子，珠璧人人懷。鑿齒井蛙耳，信謂天可彌。大道久分裂，破碎日愈離。我如終不言，誰悟角與羈。吾琴豈得已，昭氏有成虧。²¹⁹

蘇軾認為王安石新學以功名利祿誘引士子，天下從風，故稱：「巨君縱獨慾，借經作巖崖。遂令青衿子，珠璧人人懷。」對於王安石強人同己的新學，蘇軾早就非常不滿。元祐年間，好不容易才廢除專以新學科考取士的陋規，沒想到元祐更化，章惇拜相，又恢復了舊法。此時，朝中主掌權柄的大臣，從章惇以下，都是王安石昔日當權時所提拔的部屬，因此新學如日中天，正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然而，「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故蘇軾立志學孟子「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²²⁰蘇軾雖流落海外，仍覺得自己有責任加以匡正，應發憤著書立說加以排抵，故稱：「大道久分裂，破碎日愈離。我如終不言，誰悟角與羈。吾琴豈得已，昭氏有成虧。」王安石初封舒國公，後改封荊公，故蘇軾詩稱：「猶當距楊墨，稍欲懲荊舒。」²²¹蘇軾〈宰相不學〉亦載：

218 〈和陶雜詩十一〉其九，見《蘇軾詩集》，冊7，頁2277。

219 〈和陶雜詩十一〉其十，見《蘇軾詩集》，冊7，頁2278。

220 見夏劍欽主編，《十三經今註今譯·孟子·滕文公下》（長沙：岳麓書社，1994年4月，1版1刷），冊下，頁2109-110。

221 《增補足本施顧註蘇詩·贈羊長史》「稍欲懲荊舒」句下註亦云：「《毛詩》：『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王安石初封荊國公，後封舒王。」冊6，卷41，頁35。

王介甫先封舒公，後改封荊。《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識者謂宰相不學之過也。²²²

兩相對照，蘇軾立志著書排抵王安石新學之意極明顯。憑著這份使命感，蘇軾終於完成《書傳》十三卷。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云：「古有微言，眾說所蒙。手發其樞，恃此以終。」²²³指的正是蘇軾晚年在嶺海發憤著述的心志。蘇軾對自己此部著作極重視，離開海南島之後，在從官寨到廉州的危險海上旅程時，蘇軾最擔憂的不是自己的安全，而是自己的著述。〈書合浦舟行〉載：

予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蜃舟並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疏星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過子在旁鼾睡，呼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別本。撫之而歎曰：「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已而果然。七月四日合浦記。時元符三年也。²²⁴

蘇軾的《論語說》與《易傳》在謫居黃州時已完成，謫居嶺海時或曾加以訂補。至於《蘇軾書傳》則完成於謫居海南島之時，後人對蘇軾此書有很高的評價，如《四庫全書總目·東坡書傳十三卷》評說：

晁公武《讀書志》稱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為多。今《新經尚書義》不傳，不能盡考其同異。但就其書而論，則軾究心經世之學，明於事勢，又長於議論，於治亂興亡，披抉明快，較他經獨為擅長。……《朱子語錄》亦稱其解〈呂刑篇〉，以「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合於理。後與蔡沈帖，雖有蘇氏失之簡之語，然《語錄》又稱：「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莫是東坡？曰：『然！』」

222 〈宰相不學〉，見《蘇軾文集》，冊6，頁2292。

223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見《欒城集》，冊下，頁1423。

224 〈書合浦舟行〉，見《蘇軾文集》，冊5，頁2277。

又問：但若失之太簡？曰：『亦有只須如此解者！』則又未嘗以簡為病。閩洛諸儒以程子故，與蘇氏如水火，惟於此書有取焉，則其書可知矣！²²⁵

朱熹向來不喜歡蘇軾的學術，但對《東坡書傳》卻有很高的評價，認為此書的成就堪稱是宋人第一。章惇在汴京朝廷推行王安石新學，蘇軾卻在海南荒島著書排詆王安石新學，從某種角度來看，這也是蘇軾對章惇的一種無言抗爭，可視為兩人之間的一種角力。蘇軾的心血沒有白費，時至今日，《東坡書傳》仍然受到學者的肯定。林麗真教授研究《東坡書傳》，指出此書有錯簡偽篇，大膽示疑；先儒妄論，力加駁辯；無疑義處，不多訓詁；可取鑑處，橫生議論等四大特色，能「獨抒胸臆，不泥舊說，則甚能發前人之所未發，疑前人之所未疑，論前人之所未論，故能於舊注舊疏之外，別樹一幟。」²²⁶蘇軾謫居嶺海，除了自己發憤著述、卓然有成之外，更將隨侍身旁的三子蘇過培養成文才出眾之士，贏得「小坡」的美名。《宋史·蘇軾傳·附蘇過傳》載：

過字叔黨。……軾帥定武，謫知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為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為「小坡」，蓋以軾為「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²²⁷

蘇過事親至孝，隨侍老父南遷嶺海，而蘇軾對蘇過也刻意栽培，終於卓然有成，父賢子孝，深為《宋史》所稱道。

除了著書立說之外，《宋史》又極稱美蘇軾雖遭章惇迫害，謫居嶺海，人不堪其憂，蘇軾卻與嶺海土著培養出深厚的情誼，誠屬難得。所言甚是！蘇轍〈亡

225 見《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書類·東坡書傳十三卷》，冊上，頁72。

226 參見林麗真撰，《東坡書傳之特色及其對蔡沉書集傳之影響》（國科會獎助論文，1982年），頁1-50。

227 見《宋史·蘇軾傳·附蘇過傳》，冊13，頁10818。

兄子瞻端明墓誌銘〉對此也曾特別著墨：

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瘡癘所侵，蠻蜚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窆。又率眾為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人畚土運甃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²²⁸

所謂「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大臣，指的就是以章惇為首的紹聖新黨。章惇將蘇軾貶謫到嶺海荒涼之地，本意是為了困頓蘇軾，讓蘇軾自生自滅，最好就死在嶺海地區。沒想到，蘇軾在嶺海廣結善緣，結交了不少新朋友。雖然蘇軾所謫居的惠州、昌化，文化水平不高，但蘇軾以誠懇的態度和當地人交往，盡心盡力為他們解決困難，因此獲得他們真摯的友誼，與發自內心的敬愛。蘇軾〈和陶和劉柴桑〉云：

邦君助畚鍤，鄰里通有無。²²⁹

〈和陶擬古九首〉其九云：

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獨完。負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生不聞詩書，豈知有孔、顏。翛然獨往來，榮辱未易關。日暮鳥獸散，家在孤雲端。問答了不通，歎息指屢彈。似言君貴人，草莽栖龍鸞。遺我古貝布，海風今歲寒。²³⁰

228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見《欒城集》，冊下，頁 1420-1421。

229 〈和陶和劉柴桑〉，見《蘇軾詩集》，冊 7，頁 2216。

230 〈和陶擬古九首〉其九，見《蘇軾詩集》，冊 7，頁 2266。

〈和陶田舍始春懷古二首〉其一云：

城東兩梨子，室邇人自遠。呼我釣其池，人魚兩忘返。²³¹

〈和陶與殷晉安別〉云：

久安儋耳陋，日與雕題親。²³²

〈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云：

華夷兩樽合，醉笑一歡同。²³³

〈縱筆三首〉其三云：

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月東家當祭灶，隻雞斗酒定膾吾。
234

這些都是蘇軾與嶺海人情誼的表露。蘇軾對於嶺海人帶給自己的溫暖情誼亦極感念，故〈和陶九日閒居〉云：「坎坷識天意，淹留見人情。」²³⁵當年，章惇派人將蘇軾逐出所租住的官舍，蘇軾「無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²³⁶後來在當地人幫忙下，在桄榔林中建造「桄榔庵」居住；如今，海南人卻在「桄榔庵」遺址立碑紀念。清人王雲清將蘇軾命名的「載酒堂」，²³⁷改建成「東坡書院」，如今

231 〈和陶田舍始春懷古二首〉其一，見《蘇軾詩集》，冊7，頁2280。

232 〈和陶與殷晉安別〉，見《蘇軾詩集》，冊7，頁2321。

233 〈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見《蘇軾詩集》，冊7，頁2325。

234 〈縱筆三首〉其三，見《蘇軾詩集》，冊7，頁2328。

235 〈和陶九日閒居〉，見《蘇軾詩集》，冊7，頁2258。

236 〈桄榔庵銘〉，見《蘇軾文集》，冊2，頁570。

237 蘇軾〈和陶田舍始春懷古二首·并引〉：儋人黎子雲兄弟，居城東南，躬農圃之勞。偶與軍使張中同訪之，居臨大池，水木幽茂。坐客欲為釀錢屋，予亦欣然同之。名其屋曰載酒堂，用

依然保存完善，書院裡陳列蘇軾詩文，樹立「東坡笠屐銅像」，遊客不絕，馨香百代。宋·費袞《梁谿漫志·東坡戴笠》載：

東坡在儋耳，一日過黎子雲，遇雨，乃從農家借箬笠戴之，著屐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群吠。竹坡周少隱有詩云：『持節休誇海上蘇，前身便是牧羊奴。應嫌朱紱當年夢，故作黃冠一笑娛。遺跡與公歸物外，清風為我襲庭隅。憑誰喚起王摩詰，畫作東坡戴笠圖。』今時亦有畫此者，然多俗筆也。²³⁸

「東坡笠屐圖」是蘇軾在海南島的典型畫像，流傳久遠，深入人心，充分顯露蘇軾平易近人、不拘小節、隨遇而安的可愛個性。1987年12月16日至19日，中國大陸「蘇軾研究學會」在海南島儋縣舉行「紀念蘇軾貶儋八百九十周年學術討論會」，針對蘇軾謫居海南島時的生活、創作、思想提出一系列的論文來發表、討論，盛況空前，乃海南島前所未有的文教活動，與會者為文紀實，稱之為「萬民共仰心碑臺」，²³⁹這種盛大的情景絕對是章惇當初所料想不到的。

關於蘇軾一生之出處進退，《宋史·蘇軾傳》評說：

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群臣無出其

淵明〈始春懷古田舍〉韻云：「退居有成言，垂老竟未踐。何曾淵明歸，屢作敬通免。休閑等一味，妄想生愧靦。聊將自知明，稍積在家善。城東兩黎子，室邇人自遠。呼我釣其池，人魚兩忘反。使君亦命駕，恨子林塘淺。」（其一）「茅茨破不補，嗟子乃爾貧。菜肥人愈瘦，灶閑井常勤。我欲致薄少，解衣勸坐人。臨池作虛堂，雨急瓦聲新。客來有美載，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膚，黃柑溢芳津。借我三畝地，結茅為子鄰。馱舌尚可學，化為黎母民。」（其二）見《蘇軾詩集》，冊7，頁2280-2281。這就是蘇軾「載酒堂」命名由來。不過，蘇軾作此詩時，「載酒堂」尚在議建階段。其後，「載酒堂」是否建成，由誰所建，一直未成定論。參韓敏〈儋縣東坡載酒堂考辨〉，見蘇軾研究學會、儋縣人民政府合編，《紀念蘇軾貶儋八百九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5月，1版1刷），頁227-235。

238 宋·費袞《梁谿漫志·東坡戴笠》，見《宋元筆記小說大觀》，冊3，頁3381-3382。

239 韓國強〈萬民共仰心碑臺——紀念蘇軾貶儋八百九十周年活動紀實〉，參見《紀念蘇軾貶儋八百九十周年學術討論會》，頁275-279。

右。但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²⁴⁰

《宋史》讚美蘇軾忠肝義膽，赤心報國，當代無人能比。只可惜，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小人得志，豺狼當道，導致蘇軾先貶黃州，再貶嶺南惠州，三貶海外昌化，一生顛沛流離，不安於朝，始終無法施展自己「致君堯舜」²⁴¹的偉大抱負。文中所指的「小人」，包含宋神宗元豐時期的李定、舒亶、何正臣、王珪等人，以及宋哲宗紹述親政之後的章惇及其黨羽。烏臺詩案發生時，章惇為救蘇軾曾痛責王珪等人，沒想到日後章惇迫害蘇軾的手段更勝一籌。所謂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章惇正是此類人物，令人害怕。最後，《宋史·蘇軾傳》總評說：

論曰：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脩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²⁴²

這是一段很精彩的論贊，對蘇軾的性行、才華推崇得無以復加，把蘇軾說成讀書人的典範，是一位風骨凜然、器識卓越的君子，頗能掌握蘇軾特立獨行的氣質風

240 見《宋史·蘇軾傳》，冊 13，頁 10817。

241 〈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見宋·蘇軾撰，石聲淮、唐玲玲箋注，《東坡樂府編年箋注》（台北：華正書局，1993年8月，1版），頁 71。

242 見《宋史·蘇軾傳》，冊 13，頁 10818-10819。

範，堪稱是蘇軾的千古知音。《東都事略》和《宋史》都是記載宋朝的史書，前者是私人撰述的別史，後者是朝廷官修的正史；前者成書於宋代，後者成書於元代。兩本史書性質不同，時代不同，作者不同，但是對蘇軾的推崇、對章惇的貶抑卻是一致的，或許這就是所謂「蓋棺論定」吧！

主要參考書目

（依引用順序排列）

- 《孔凡禮古典文學論集》，孔凡禮撰，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年1月，1版1刷。
- 《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宋·徐自明撰，王瑞來校補，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2月，1版1刷。
- 《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1刷。
- 《道山清話》，宋·佚名撰，孔一校點，《宋元筆記小說大觀》本（冊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1刷。
- 《西塘集耆舊續聞》，宋·陳鵠撰，鄭世剛校點，《宋元筆記小說大觀》本（冊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1刷。
- 《萍洲可談》，宋·朱彧撰，李偉國校點，《宋元筆記小說大觀》本（冊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1刷。
- 《雞肋篇》，宋·莊綽撰，李保民校點，《宋元筆記小說大觀》本（冊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1刷。
- 《邵氏聞見錄》，宋·邵伯溫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1版2刷。
- 《蘇軾文集》，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4月，1版2刷。
- 《欒城集》，宋·蘇轍撰，曾棗莊、馬德富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1版1刷。
- 《澗水燕談錄》，宋·王闢之撰，呂友仁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1版1刷。
- 《蓼花洲閒錄》，宋·高文虎撰，長沙：商務印書館，1936年12月，1版。
- 《宋元學案》，清·黃宗羲撰，清·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7月，1版2刷。

- 《宋史》，元·脫脫等撰，台北：鼎文書局，1983年11月，3版。
- 《續資治通鑑長編·附拾補》，宋·李燾撰，清·黃以周等輯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1版1刷。
- 《高齋漫錄》，宋·曾慥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03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6月，1版。
- 《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宋·施宿等撰，王水照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1版1刷。
- 《蘇軾研究》，王水照撰，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1版1刷。
- 《四六法海》，明·王志堅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39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1版。
- 《東都事略》，宋·王稱撰，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1年2月，未著版次。
- 《梁谿漫志》，宋·費袞撰，金圓校點，《宋元筆記小說大觀》本（冊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1刷。
- 《蘇軾詩集》，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0月，1版2刷。
- 《輿地紀勝》宋·王象之撰，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12月，1版2刷。
- 《歷代詩話續編》，清·丁福保輯，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9月，1版。
- 《艇齋詩話》，宋·曾季狸撰，《歷代詩話續編》本（冊上），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9月，1版。
- 《說學齋稿》，明·危素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22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12月，1版。
- 《唐宋詩醇》，清高宗乾隆欽定，清·汪師韓評，冉苒校點，成都：中國三峽出版社，1997年6月，1版1刷。
- 《蘇軾資料彙編》，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4月，1版1刷。
- 《蘇文忠公詩集》，清·紀昀評點，台北：宏業書局，1969年6月，未著版次。
- 《老學庵筆記》，宋·陸游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1版2刷。
- 《鶴林玉露》，宋·羅大經撰，王瑞來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1

版 2 刷。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清·王文誥輯訂，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9 年 8 月，再版。

《宋史紀事本末》，明·陳邦瞻編，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 5 月，1 版 1 刷。

《續資治通鑑長編》，宋·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9 月，2 版 1 刷。

《清波雜誌校注》，宋·周輝撰，劉永翔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 9 月，1 版 1 刷。

《瀛奎律髓》，元·方回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136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1 版。

《歸田詩話》，明·瞿佑撰，《歷代詩話續編》本（冊下），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 9 月，1 版。

《清詩話續編》，郭紹虞編選，富壽蓀點校，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 12 月，1 版。

《載酒園詩話》，清·賀裳撰，《清詩話續編》本（冊下），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 12 月，1 版。

《圍爐詩話》，清·吳喬撰，《清詩話續編》本（冊下），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 12 月，1 版。

《郭祥正集》，宋·郭祥正撰，孔凡禮點校，合肥：黃山書社，1995 年 5 月，1 版 1 刷。

《獨醒雜誌》，宋·曾敏行撰，朱杰人校點，《宋元筆記小說大觀》本（冊 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12 月，1 版 1 刷。

《能改齋漫錄》，宋·吳曾撰，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 年 5 月，1 版。

《宋詩話全編》，吳文治主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12 月，1 版 1 刷。

《王直方詩話》，宋·王直方撰，《宋詩話全編》本（冊 2），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12 月，1 版 1 刷。

《東軒筆錄》，宋·魏泰撰，李裕民校點，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2 月，1 版 2 刷。

《陸放翁全集》，宋·陸游撰，台北：世界書局，1980 年 4 月，3 版。

- 《姑溪居士全集》，宋·李之儀撰，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北京新1版。
- 《墨客揮犀》，宋·彭乘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03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2月，1版。
- 《全宋詩》，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3月，1版1刷。
- 《釋道潛詩》，宋·釋道潛撰，《全宋詩》本（冊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3月，1版1刷。
- 《張耒集》，宋·張耒撰，李逸安、孫通海、傅信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7月，1版1刷。
-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宋·章定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93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6月，1版。
- 《剡源文集》，元·戴表元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19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9月，1版。
- 《清容居士集》，元·袁桷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20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9月，1版。
- 《和陶合箋》，清·溫謙山撰，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0年2月，未著版次。
- 《劉克莊詩話》，宋·劉克莊撰，《宋詩話全編》本（冊8），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1版1刷。
- 《桐江續集》，元·方回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19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9月，1版。
- 《豐稷文》，宋·豐稷撰，《全宋文》本（冊40），成都：巴蜀書社，1994年4月，1版1刷。
- 《陳師錫文》，宋·陳師錫撰，《全宋文》本（冊46），成都：巴蜀書社，1994年8月，1版1刷。
- 《陳次升文》，宋·陳次升撰，《全宋文》本（冊50），成都：巴蜀書社，1994年7月，1版1刷。
- 《揮塵錄》，宋·王明清撰，穆公校點，《宋元筆記小說大觀》本（冊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1刷。
- 《宋大詔令集》，宋·無名氏編，司祖義校訂，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

1 版 2 刷。

《上官均文》，宋·上官均撰，《全宋文》本（冊 46），成都：巴蜀書社，1994 年 8 月，1 版 1 刷。

《家世舊聞》，宋·陸游撰，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12 月，1 版 1 刷。

《冷齋夜話》，宋·釋惠洪撰，李保民校點，《宋元筆記小說大觀》本（冊 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12 月，1 版 1 刷。

《李廌詩》，宋·李廌撰，《全宋詩》本（冊 2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6 月，1 版 1 刷。

《詩話總龜》，宋·阮閱撰，《宋詩話全編》本（冊 2），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12 月，1 版 1 刷。

《山谷詩集註》，宋·黃庭堅撰，宋·任淵、史容、史溫注，台北：學海出版社，1979 年 10 月，1 版。

《邵氏聞見後錄》，宋·邵博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2 月，1 版 2 刷。

《山谷題跋》，宋·黃庭堅撰，台北：廣文書局，1971 年 12 月，1 版。

《宋稗類鈔》，清·潘永因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103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6 月，1 版。

《歷代詩話》，清·何文煥輯，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 年 1 月，1 版。

《蘇軾年譜》，孔凡禮撰，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2 月，1 版 1 刷。

《韻語陽秋》，宋·葛立方撰，《歷代詩話》本（冊 2），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 年 1 月，1 版。

《風月堂詩話》，宋·朱弁撰，《宋詩話全編》本（冊 3），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12 月，1 版 1 刷。

《雲麓漫鈔》，宋·趙彥衛撰，傅根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8 月，1 版 1 刷。

《濟南先生師友談記》，宋·李廌撰，台北：藝文印書館，未著出版年月與版次。

《宋人題跋》，楊家駱主編，台北：世界書局，1982 年 3 月，4 版。

《鶴山題跋》，宋·魏了翁撰，《宋人題跋》本（冊下），台北：世界書局，1982

年3月，4版。

《蘇詩補註》，清·查慎行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10月，1版。

《蘇文彙評》，曾棗莊、曾濤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5月，1版。

《石門題跋》，宋·釋惠洪撰，《宋人題跋》本（冊上），台北：世界書局，1982年3月，4版。

《貴耳集》，宋·張端義撰，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5月，1版。

《步里客談》，宋·陳長方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03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6月，1版。

《朱子語類》，宋·黎靖德編，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年12月，未著版次。

《古謠諺》，清·杜文瀾輯，周紹良校點，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9月，1版2刷。

《放翁題跋》，宋·陸游撰，《宋人題跋》本（冊下），台北：世界書局，1982年3月，4版。

《卻掃編》，宋·徐度撰，尚成校點，《宋元筆記小說大觀》本（冊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1刷。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宋·李心傳撰，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4月1版1刷。

《春渚紀聞》，宋·何遜撰，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1月，1版2刷。

《齊東野語》，宋·周密撰，朱菊如等校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87年5月，1版1刷。

《晦庵題跋》，宋·朱熹撰，《宋人題跋》本（冊下），台北：世界書局，1982年3月，4版。

《宋會要輯稿》，清·徐松輯，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1月，1版2刷。

《宋代官制辭典》，龔延明撰，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4月，1版1刷。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宋·蘇軾撰，宋·朗曄選注，龐石帚校訂，香港：中華書局，1979年6月，港1版。

《困學紀聞》，宋·王應麟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85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4月，1版。

《後村先生大全集》，宋·劉克莊撰，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1月，台1版。

- 《庚溪詩話》，宋·陳巖肖撰，《歷代詩話續編》本（冊上），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9月，1版。
- 《蘇軾著作版本論叢》，劉尚榮撰，成都：巴蜀書舍，1988年3月，1版1刷。
- 《四庫全書總目》，清·乾隆敕撰，清·永瑤、紀昀等撰，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1年12月，1版。
- 《東坡書傳之特色及其對蔡沉書集傳之影響》，林麗真撰，國科會獎助論文，1982年，頁1-50。
- 《紀念蘇軾貶儋八百九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蘇軾研究學會、儋縣人民政府合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5月，1版1刷。
- 《東坡樂府編年箋注》，宋·蘇軾撰，石聲淮、唐玲玲箋注，台北：華正書局，1993年8月，1版。

A Study of Su Shih's North-bound Returning Poems and the Their Related Historical Events

Liu, Chao-Ming*

[Abstract]

The so-called north-bound returning poems indicate those poems written on his way home from Hai-nan islands. During the eighteen months journey, Su went through many sufferings returning from the fronts to the central China. He wrote a great deal of verses to record his passage home. By examining these poems, we may come to understand Su's friendship, emotion, and philosophy. Therefore, these poems are the sum of total of his sparking life.

It is a pity that this special topic has not yet studied into depth by scholars. My intention here is to divided these poems into several themes and interpret their significance. In addition, the related historical events, people, and essays are my concern too. The final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lve into Su's arts, life, and moral of his last days. This is the first article of my serial studies of Su Shih.

Keywords: North-bound Returning, Hai-nai islands, Ling-nan, Su Shih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